

國粹叢書第二集

吾  
汶  
藁

國學保存會刊行

## 吾汶藁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天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牛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門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

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  
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王鼎翁居文丞相之地豈肯低首下  
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  
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

元統二年春中奉大夫翰林侍講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揭傒斯撰

吾汶藁序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王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常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斬爲文章以見志余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參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

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  
同實相表裏吾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也

元統二年春

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事歐陽玄撰

忠義錄序

元嘗讀文山集見載今太史胡文穆公所撰文丞相傳備叙其忘身殉國履歷艱險至于千挫百折而後就義以死恒竊傷之然猶意其義夫烈士周旋往來其間亦有史不盡書泯沒而無以自見者正德甲戌蒙

恩送母家居會安成王公由南禮曹左遷守予峽出吾汝藁讀之迺其族祖梅邊先生所著也梅邊宋太學生未有民社之寄文山起兵勤王即應召畫策尋以母老辭歸其心必存不安者及文山再執恐其就義遲回也爲生祭文以速之既而得死復爲文北望以祭今具載稿中其志亦偉矣夫顯而易見者事隱而難知者心文山力圖恢復人莫不知忠義天植要不必助于人生祭之作其見與否不可知而梅邊孤忠勁節悲壯激烈之氣惜獨于文焉見之故人容或有未知者然君子取人亦于忠義而已矣不計其隱與顯也王公履德行義好修慕古合傳文以成錄捐俸鐫梓名之曰忠義其所以正

天常立人極以扶持世教者切矣此錄在天地間烏可少哉承公命不可辭  
作忠義錄序公名偉字資邁別號坦菴云

正德十年乙亥孟夏既望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後學夷陵鄭元拜識

吾汝藁卷之一

順德鄧 實校錄

書

上貫學士

嘗謂友朋之樂惟賤貧者得而專之貴富者無與焉非貴富者無友朋也特貴富之所友則貴富之人也友貴富之人則所樂者貴富之事也貴富者相與樂其爵貧賤者相與樂其道惟忘其富貴而下貧賤閤焉而不禁數焉而不厭謀道而忘其勢則貧賤者願爲之友矣豈待求哉故孟獻子五友漢淮南八公文侯之所式曹參之所舍陳仲舉之所下楊皆貧賤者也恭惟閣下以開國元勳之孫太平宰相之子暫辭鳳闕來奉溫清推縑而畏人知解貂而易甘旨曾無一毫綺紈金璧犬馬之事之好蕭然儒服日與書生學子抵掌劇談倚馬而著書對客而評古載酒而問字履滿不設限而都人踵門



貧賤者於此難也而明公乃能獨爲大耐爲後凋不待著龜而已乎矣某廬陵下士也異時博學弟子員也幼事咕嗶長習騎射諸公貴人招隱而推轂者往往有意所不樂輒若有鬼物聯繫其足雖徐亭滕閣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扁舟乘輿適際公來千載遭逢其在今日僕竊觀物理奇遇未有若柯椽之笛鹽車之驥爨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審音律而不車不驥不失爲馬獨爨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審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聞其烈烈告急聞其烈烈告急而或不及救救而不善斲則焦尾之音世莫聞矣某旣無用於斯世者獨念父兄師友之教舍筆硯無以自託且使見之者察其窮不忘道豈不愈於他用其心也向使明公不爲南浦來來而深居東閣不與寒峻接與寒峻接而某復屏居六七百里外則草腐木朽固其分也謹繕錄所爲文二十篇詩百首獻於閣下雖學荒材陋無異擁腫之木而日暮途遠凜乎爨桐之憂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旣聞於左

右矣聽其卒於煨燼出而被之徽絃惟明公之所命也

上參政姚牧菴

閉門窮居竊嘗攷於窮達之勢進退之交以爲貧賤之士有求於王公大人  
齟齬常多諧合常少蓋王公大人地位不得不崇貴而貧賤之士無論所挾  
短長卒不免於事干請地位崇嚴故難近事干請卽可賤以難近遇可賤此  
昌黎之賢光範三書之不報固其所也伏惟 大參相公牧菴先生北方奧  
學先秦古文內直玉堂外參大政自公退食講道著書以儒素而行公卿惠  
後學不啻子弟而僕也復無干請之私庶幾乎可以及門矣某竊謂一代之  
興必有一代之文運大人君子起而乘之成一家之言以裨太史氏之所不  
及而非徒絺章繪句以買聲譽也蓋史者託往事示方來自天子至于庶人  
皆以附美爲榮書惡爲懼然而書局於凡例官限於專掌尙書所記耳目所  
接者始得書深山長谷之間匹夫匹婦善一言介一行係于風俗世道者雖

不求名求亦何自而入於史或有干常犯義則亦幸逃焉於是大人君子憫善惡之兩亡傷勸懲之不立爲之立言著其臧否後世因其人信其言而其文遂與史俱傳故史之所書必朝野顯著之跡文之所記多山林疎遠之人槩可見也獨惟斯文之大宗則隨世運而間出故唐虞三代之盛託之聖人之言則爲經戰國漢唐而後歸之諸賢之文則爲史周魯非不史矣亂臣賊子逮春秋而後懼戰國非不史矣微孟氏則楊墨非邪說而匡章爲不孝自是厥後享國日長者漢唐宋耳西漢近古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家有其書人文賴以綱紀而史記超越舊史哇逕遂爲班史之模的三國分裂八代陵夷人物眇然唐興而韓柳還大雅宋盛而歐蘇扶正氣號稱四大家方今混一之時元氣昌明之會文安得不在茲乎夫以張徹之罵賊死不絕口與顏真卿同一忠烈趙來章之求父屍哀動神人示之以絕與李行遠夢得父屍均爲孝義然唐史顏李有傳而張趙無傳許子春孝友兄衣而衣兄食乃

食有司馬溫公候問兄伯康飢寒之風朱壽昌以生母離遠棄郡守刺血寫經五十年而竟得母司馬淵歸養棄官一主簿耳又無壽昌艱難辛苦之求然而宋史司馬淵得書而朱許不得書遂使千載之下欲聞張趙朱許之梗概者不于唐宋之史而求之四君子之文又至張巡傳許遠不傳得昌黎後序而歐陽公取以足唐史之缺元禎由甄氏父子牽聯得書昌黎史事實賴之柳宗元暴貴早謫其先府君碑陰亦可以叙次人物蘇氏未得與於脩史而進策分日盛德五碑言熙寧元豐之世道必攸焉其有功於人物世道爲何如今天下爲一禹跡所無斯文之運舍魯奚屬蓋自拜讀滕閣奎章二記東南之士相與語曰姚夫子之文今之韓子也安得從之游乎暨公分政江省則又相與語曰天之屬斯文也必使環轍四方使昌黎不南游則禹廟舜妃南國得失遺憾多矣然而昌黎官止刺史耳而明公爲大叅昌黎來南以貶謫而明公以顯擢記滕閣一也昌黎奉御史委耳明公則敬承隆福之徵

音且昌黎想慕滕閣欲一到其間不可得明公則官莅是邦日與二三子賦詠兵間斯文之福一日千載於是鯁生管見願有請焉若皇墳帝典元勳戰功幄謀陳法饒歌樂章誠非偏方小儒所知惟是南北未一江廣閩浙有死城郭封疆者有深隱甘凍餓者有孝義率鄉閭者雖非事之所急亦足以移風易俗至元初年翰林學士踈齋盧公巡行江南諭有司求野史此時南國初歸諱言節義而翰林公歸往忽忽勢必遺逸明公進有班馬之貴退有韓柳歐蘇之才拔幽振淹訪窮悼屈皆職分所得爲願少留意大者考實奏聞俾參竹帛小者類聚褒表俾得恩光與高文俱傳其于化今傳後誠非小補言有疎迂而實迫切干瀆鈞嚴不勝俯伏俟命之至不備

擬再上叅政姚牧菴

某比者不自揣量拜書閣下以褒拔亡國節義爲請者公也今者既見顏色復爲已有請焉則私也而所請不敢貨則亦公矣某少讀父書二十一入太

學於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獻彬彬有以節義著於史者數世以來貢於鄉升於太學科不乏人然不能致身貴要以盡顯揚之責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憂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沒於家不及訣又一年而化更科廢矣微名未立夙志已乖故自臣附以來當道鉅公憐才過聽欲拔其沉抑而致之寥廓者往往而及僕也前愧何蕃後感聶政蓋母子相爲命者三十年而今復永感矣雲路簪紱夢想不到獨先世所以期待之意念至魂消欲自力則已晚欲依託以傳則負行道之初心然念得託幸傳豈不愈於俱朽故終喪忍死蓋將乞銘四方嘉惠千載而太宗師適爲分政江省來使在三十年前南北未合合而太宗師不爲此來來而先親尙未沒沒而服衰未及終則萬丈光燄不惟遠不可卽而不肖子生養沒哀之身亦無由拜庭下不先不後幸不幸適相際似非偶然之故是非僕之遇先世之遇尙自暴棄要非人子顧惟某於親之生也不能致三釜之榮

沒也不能盡千載之責乃以上累公相愧罪萬死然眉山父子顯揚至矣而先世誌述必以望之曾南豐蔡中郎銘墓多矣惟於郭有道無慚色如某先累世孝友忠義化俗實爲鄉黨所推鄉先達所信視郭有道固遠然自信可不爲慚色之累而不肖僕無東坡之才有東坡之心若不資持鄉先生涇溪劉會孟青山趙儀可所撰先親行述俯伏哀鳴於函丈之側而請命焉則不惟負先志且無以訓方來昔晉鄧粲痛父騫有忠信之言而不傳于世史傳哀而書之僕亦本人子獨無情乎抑嘗觀物理奇遇未有如柯亭之笛鹽車之驥獨爨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審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聞其烈烈告急聞其烈烈告急而不及救救而不善斲則焦尾之音不聞於世矣某身負不朽之責早失手足之助而又年衰病痼出門良艱更或遲回則爨下之桐且燼矣東望車塵力疾而往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旣聞于左右矣聽其卒于煨燼出而被之徽絃惟公相所以命也不勝俯伏俟命之

至不備

回耘廬劉堯咨

某行負神明父兄早逝，然阿奴依母爲命，一旦棄背，實難堪處，而踈庸顛覆讀書，且未知悉矧復得之行事，惟不能自盡者，則不敢不勉。爾先生過聽獎借，激揚不惟提撕，且重顧念，反自循省，一非敢承然於古道，盛心敢不再拜。杜註不鄙，尤佩高風，舊註增明不鑿，則誕點勤取去，縻馨心目蓬萊，音吐如醉得醒，非與子美神交，意授不至此，孰謂無兩子美哉。某昔既荒庸，今在憂痼，斯文蓋已白晝既墮，枉教敢不窺班，謹以一得之愚而進責備之說，竊謂事注太簡，似有矯枉之失。如龍門奉先註，在何所如伽藍，須明爲招提，何物雖非大關涉，而亦觀詩者所宜會。僕未能盡讀，而姑舉此，蓋後學不肯瞻博，固有讀其句而不知句中用事者，或知其事寔而昧所自出者，遂於事實之切用事之巧兩失之，不免乖開警之初意。且今觀詩者多因註以廣記



問若太簡則不諧俗不諧俗則難爲售此必然之勢宜更審酌增益於其所合註如何至圈點中如李龜年四句覓松栽之二句皆圈各似稍欠優劣某以燭火之光而議日月之明亦已謬矣來教欲俾僕依託名姓尤非所敢當也

慰趙如山喪

自聞尊公先生之潔逝不勝人亡道喪之痛而迄今昉能一書則世故實累之引紙行墨不知悲愧叢於中也先生以該深博碩之學而爲雄奇正大之文盛年場屋陶鑄一時晚歲篇章炤耀四裔士有師表鄉有典刑使吏慙遺豈非世道之所深望而遽已矣此吾黨之所以出涕相弔而識與不識皆爲之黯然也某自訂交璧流餘四十年其間攜持周旋何所不有獨平生有連床一月之約有徑造竹所之興苦不能遂乃於昨歲皆邂逅得之孰知造物以是厚之者所以爲千古之訣邪隻雞絮酒旣愧幽明伯仲荼毒方深又不

能早致寬譬尙惟有以亮之天氣尙熱伏惟節哀自愛以副拳切

慰蕭穎濱喪內

懷欲弔君久矣而驅馳世故迄今乃得少閒則此心固明者之所亮也每惟人生伉儷相成孰不有百年之願牛衣屢屢攜持辛苦以期晚泰而不可待固可悲矣有如執事高堂鐘鼎賓敬優游計其平生夫復何憾而內之奉親事長之勤外之應門待客之重由少而晚勗助已多青冥縱鞞榮路鑿新使得借老以遲高平之封豈非至願而中道捐棄此人事之所以不可齊而造物之所以不可詰也君處變當過昔人然此等况累何可纏繞以理觀幻諒不待以寬譬論爲進未究萬一尙須面晤以既臨筆黯然

賀王雲祥訟直

王圭文介子

春首青原適際禦侮旣不能小效奔走以盡吾情又不能躬造待直之所相與慰藉徒肝肺之怒激口舌之游談何補於事權聞得直且戢貪風茲係足

下家君捐養後應門試手之初奇事快事仇家惡黨猶將心服矧託交際之深喜可知已至爲賀之所以後則聞留城圖終故俟歲晏日承臨顧乃知蟬蛻市塵久矣昔人云制勝易保勝難謹奉尺書因以此爲祝

唁吟吾彭丙翁喪子

初春厄繫招提防聞令子之變爲之泣然次日邂逅名父雖小進寬譬而不敢詳亦不暇詳年來天不佑老哭少者種種而令子何可死足下方一子而才前主鬪僅一子而在皆不可死名父高年斯文嫡長孫賢祖孫三世長嫡斯爲宗子尤不可死而死不可死而死其可死而不死者何多也某衰年病軀於人事多曠獨弔送死葬則未嘗後而此書及今乃遣者則伺受業來歸而吾意有屬所不敢進之尊翁則恐重悲戚爾父子之間情固難抑獨記吾兄見棄時每來弔者老母必記省其子之所與遊又重悲慟遂外領其弔而請免其哀足下盛年得子未晚願割不忍之愛以安親懷

慰楊如逸喪弟

老病之餘每聞親朋凋謝輒愴然不可自禁茲者令弟與吾州判遠爾潔逝聞訃尤使人傷心坐念古今英才俊士往往多不得年有如令弟抱干莫之器生槩戟之門嗜學好修其所樹立謂在何許青雲發軔曾不崇朝而竟齎志以沒此文通之所以賦恨而禹錫之所以問太鈞也緬惟蘊在原之痛興聽雨之懷其何以自堪然人世修短決有定理况堂有慈親在執事又當以矯情寬譬爲重而不盡在於感傷悲悼也某誼當躬唁屬體氣殊憊日與藥裏纏綿故託之尺書惟厚自愛重幸甚幸甚

吾汶藁卷之一終

刊

行

吾汶藁卷之二

書

謝蕭恕齊縣尹惠東界浮梁錄

得別離久徼福如初獨念暮景衰情所以周旋姻友間者多所踈曠愧悚何極伏承妙墨橋錄偕來蟬竦橫江鯨鯢就貫某與行道均此感喜也某固知東城梁舟化爲砥柱此錄加美如解禾川之任而改調矣所以不敢專請者實以東津後屬實出先志未敢煩人且聞石橋菴僧之言謂已得請鬻以相從於是託之法會老圖度之固非望必濟竟不報而湖上好音適得之於不求古道固如此也亦惟明府得天者多急義而勇紹濟川之世德償掛劍之宿心旁通曲成以爲己任繼今改舟不改錄永鎮此江一日千載某感佩偉度固不敢以貨取獨合衆爲一必非空言可濟尙圖轉託以盡吾情謹先此以復先施之辱薄將寓意實匪報也

慰湯履存喪母

不諗舍市塵歸舊隱於是經年則其於太夫人之變負負可知已周某談邊  
昉知伯仲頃以姻黨醮子將母來歸小奉歡聚迺喜悲相尋遽棄色養是月  
二十九日且葬矣嗚呼孝子之得於天者固如是耶夫依城遺安此事親常  
分也迺於生死之交巧中歸往之節則宰物之曲成也某疇昔將母徙避先  
母常恐棄捐身魂不得返故鄉先母之心太夫人之心也向使嬰變城郭雖  
葬必歸魯而冥冥之意其何如耶談虎色變筆淚俱落某抱疾棲身日與世  
遠而親朋之哭歲必三四或不得匍匐則必致書盡吾情豈有久要如伯仲  
而休戚不相聞知自非竊聽則儼然衰絰以至襄事竟不得貢一哀唁然唁  
而不得往豈其情哉奠賻薄將別幅以進

慰張東賓喪父浦澗

老境病軀不幾辟世以此得尊翁訃最晚其不能匍匐者罪也而不敢不書

者情也尊翁某長篇短章士流傳誦嘉言善行鄉評著稱行見窮碑著此不朽獨聞周身之衣謀於不虞而必誠必信得以無悔言者雖萬口一辭傳頌舊館故人之助之賢亦見名父子擇交之審也端可勵薄俗寬譬等語不敢以進惟萬萬自愛以襄大事

左拙逸喪內而身在金臺以書慰其子

初識丰神於東渡之濱繼親意於鶴圃之集於是闊踈歲年不可復省乃今以唁緘進則曾不如闊踈之無何也某爲世間無母之子者十有八年矣每聞在人陟屺之悲輒瞿然驚惘然戚矧託交非淺淺者則某聞先令母之訃何如其悲慘也緬惟太夫人生富貴之門歸簪纓之族婦儀母道齊家可傳夫貴子賢福慶成圖於人間世故事事如所願欲惟事親百年之情偕老一訣之欠若將慊然修短數定况以考終至若行四方戒懷安太夫人生死此情固可想見沒而有知當如生時茲固可不爲深憾者獨惟送終事大顯



揚賁深自愛自厚是所願望

寬譬康氏姊哭長子

近以長令嗣病已向瘥而問安客衆非病家之便故先至者暫退方謀問訊而訃音至矣聞之哀慟欲絕則以老母哭長子情當若何然緣數至此雖眼枯腸斷無救於死者徒爲高年康濟之累小弟近以病作故遣兒輩匍匐所遺衾禮愧不能如吾意當必諒之重惟尊姊積厚齊家子孫遶膝而曾孫更早此數事一一類吾母但偕老善緣分淺耳今豈料早哭次子繼哭長子又俱不得年何厄數相遭亦復相似耶蓋吾母每以爲恨小弟輒勸曰骨肉豈能皆壽惟母壽長故及見一子短耳宜痛割不忍之愛以承天貺以惜暮年吾母以閨閣之身且曠達之見痛自節抑卒在餘年此尊姊所見者今敢以爲尊姊告尊姊聰明復不減吾母則俯從所請亦當如吾母也且長令嗣婚嫁已了二子已成立孫亦可望矣二叔又諳練老成扶持撐拄乃冥冥中後

顧之所先者而無可爲憂也或有欠商略處小弟未死之年不敢負平生也會哭之禮知必在新正不知曾定否近小弟贊高門公處喪禮止受其密友之弔餘悉不領既無益於逝者且芻飯小不謹怨詈必及幸自商略見教更得與高宅先後相避爲好不特小弟之便亦諸親友之便

回姪孫婿朱公弼

伏辱顯函以孫姪女百年之託之歸若某有贊助之效以謝爲言過矣頌待過情尤非所敢當也禮娶妻嫁女必擇行義敬惟名族世家有詩書之澤無勢利之交此先君之所慕用而有子孫之好於是且四世矣矧足下家君道義傳家而足下英莢多藝快識能言則雖踈遠者且知嚮仰况託肺腑之親之舊者乎小姪女孤遺子義重情連則不得不謹所歸而盡吾責耳然朱陳纏綿之好緣也秦晉甥舅之託義也若夫練裳竹笥稱家豐儉固非知義者所屑屑而亦母憂女兒念妹者之事某何有焉來教纖舉悉彰使人愧汗如

注獨念鄉邦陋習延師訓子者泊畢娶則撒臯比而謝方冊矣賢婿如歲方春正是力學之時十年勤苦何志不成入可提身出可用世少不自立後難攀援衰老者正坐此悔爾尊翁當自教兒何待訥訥恐恩義相奪故不得不盡吾言而不敢以僭自諉也

回養吾所送喪長子碑誌

伏承惠示先冢似銘誌拜讀泣然夫以涇溪先生之孫家學得令祖之傳穹碑出名父之筆且得歸葬故鄉視埋骨羸博者而了無聞蓋相萬萬某屬以疾作不得往弔別圖造謝不敏

謝吳午川

一別十年之久一見十日之留何數何緣可怪亦可喜歸不必別更自風流惟是白髮紅塵欲避不可雖成敗有數然憂我之憂急我之急市囂扇日之累僕猶知之而况公乎若夫觴咏鷄黍之相煖熱則又午川愛貺友朋之素

不敢以言語盡感激偶得竹簾遣供中堂屏蔽之用雖麓俗或稱處士家風雁麵薄將則爲起築外厨之助前榮饌賓親重來尙當分半席耳

什香劉景芳撫李氏外孫之孤而與人有爭因共折衷之辱書貺爲謝  
有只作遣鯉意領之語且錄示陳言十二事之詳

內交四十年會僅六七卒無所云退則惘惘而俗交世態日接乎前者迺一不以動吾心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日者撫孤之忠略推及物之恕舍輕存重以弛爲張區區幸際周旋從而鼓譟耳至感劬勞食淡泊亦聊以盡吾情耳游刃之褒表微之頌一言已過多貺何居且託誼婉辭若誨之以逃名實受之以術者不先不後如自欺何平生知己忍使伸連笑人寂寂哉龍門十二策政弊民隱昭如日星宣室前席十九可行某受賜賢於遺鯉多矣果貺拜登餘悉錦返

吾汶藁卷之二終

吾汝藁卷之三

序

送右衛教授劉一清北上

里選廢而士不得不遊封建改而游不得不息蓋人才與世道升降尙矣漢唐踵秦制設守令官滿且去何以遊士爲哉然漢有侯王唐有藩鎮士尤得以自託枚臯在吳相如遊梁石洪赴河陽董生適燕趙是以韓退之猶以爲古之士之齊不可則之宋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舍是則無所往嗟乎此退之未得與科盛時苟未得志猶欲依附以自達况乎無科舉無侯國無藩鎮時耶吾劉兄一清鄉先生誠翁諸孫誠翁及與益國周公文節楊公著虞初子花史等書以該洽稱一清少與余周旋詩文未出而善與人交念跼蹐環堵不自拔謁武昌省取儒職既六七歲復觀上國賴當路有力者推轂教授右衛衣青衫載天祿擁高馬大蓋歸故鄉以爲茲榮皆遊之力也

士果不可徒守丘里如此哉春序既仲別余復上京師念吾黨拘儒當科未復不能出門一步及科復則又徒欲守常途不肯決失得於場屋一清取功名於科舉未復之前可謂無所待而興者庸非豪傑者乎茲行遂拾穹爵敎授何有哉

贈晏袞背

廬陵闌闌間裝理書畫者署其門曰表背往往裁飾其外之謂表輔觀其裏之謂背余謂表當作標韻書標裝飾也漢藝文志則稱之爲裝潢惜未有拈出者吾鄉晏氏子某業此以世略通文藝喜諷議人物一日求吾言以行四方余詰其巧拙敏鈍何如則曰余常患不巧不敏而亦有時拙且鈍係所遭耳問之故則曰余之藝理新易緝舊難於緝舊之間綴理經籍則巧敏於富貴之門而拙鈍於寒峻之屋至裝飾圖畫則反是余笑而問曰手一也經籍圖畫一也手在我而巧拙敏鈍係於彼何居則謂余曰貴富家經籍蠶紙而

絲縫髹匣而絲條新若未觸惟糊力敗爾故巧而敏其圖畫則朝宴夜飲有張無弛暑風梅溽腐憤龜裂難於緝舊故拙而鈍彼寒峻之家其文集則朝吟夜誦方冊成員其圖畫則客少草窗曠歲不設故巧拙遲速不可強也余聞其言召子姪而誡之曰自今後使晏氏子理吾事當使經籍拙鈍而圖畫巧速則免矣遂書贈之且志齋壁

記

修吉安府廳

吉爲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政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燕集之所比也廢則建弊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弊壞當修於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於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學進士王炎午辭不獲命則審於衆曰修公廨常事也不



記可公廡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廡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廡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郡治得爲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黃霸之爲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弊而不修謂之泰撤而修之以爲民擾謂之甚霸之爲政惟去泰與甚此事立而民不擾所以爲漢循良之最也公廡之弊謹畏者不敢修闖茸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奚妄作爲已計則往往因一梁一棟之壞而毀及一室毀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廡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修盡撤則吏弊而民勞衆曰然于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稱其言必有中蓋以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公修閔宮修泮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爲常事作則爲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于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于閔子不戾于

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學道者歟且郡廩歲一修吏得爲奸公罷之上徵經匣必展轉逮下戶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切檄下擾州縣公首禁之驛馬戶苦點差祇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檄委公更馬戶貧乏者籍公得奇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已上皆其初政之可稱者余故併記

### 重修安福縣學

皇元一天下之十六年張公位之爲安福縣丞始至謁先聖廟請于邑宰某曰某聞化民成俗必由學黌舍弗修士教養無所民何觀焉宰曰諾乃相與請于郡曰學不可不修也顧邑計不足奈何咸曰我輩割俸以倡邑士之力者孰不勸乃經始于大德 年 月 日禮殿中嚴從祀旁列繪事一新睟容悅懌以至講有堂學有齋房舍庭廡既成新美則又曰學成不可無記乃屬應梅俾記應梅辭于公曰紹興壬戌之重修是學也應梅之從祖直敷文閣瀘溪先生嘗爲之記其于王者建學之意與學士爲學之方者至矣

應梅則何敢僭辭不獲敬復于公曰應梅嘗爲成均生成均曰太學所以教天下之人也今是學曰縣學所以教一縣之人非止爲養于是學之中者設也養于是學之中者禮義明而德業修俾一縣之人有所觀感而化焉則縣學是也子游爲武城宰夫子過焉聞絃歌之聲喜之而有牛刀割雞之語子游誦昔者所聞于夫子者以對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當是時武城養士之學未必尙存絃歌者邑人之絃歌也子游以道爲教君子小人皆知向學能使闐闐之間謠然絃歌之聲如衢謠如壤歌此非號令約束所能致也其君子人人有愛人之心其小人皆尊君親上而易使豈復有乖爭陵犯之事哉是武城未必有學而一邑皆學也今縣有學宮聚一縣之俊秀而教之學有泮池泓澄瑩澈秀峯前列士之來遊其間也一入門而俗氣自消其自今以聖人之言自修以天地父母之身自愛以孝弟忠信爲必當行以奪攘謗訐爲必可耻則一邑之民翕然化之皆爲君子之歸是教養于學

者也學之化豈不甚大也哉于是公起而言曰君言美矣足以繼數文公不愧  
愧是縣以瀘溪節義重是學以瀘溪祀瀘溪復有諸孫如君焉請書之爲重  
修安福縣學後記

處靜堂

爲萬戶劉作

凡人事物理之動者不能無靜善處之則吉而凶悔吝不生矣昆蟲鳥獸之  
微無非動者然獸晝而隱鳥不夜鳴蟲虺冬而蟄雖天所賦然天豈一一而  
爲之耶其自處則有道矣惟人則不然聖人主靜賢人處靜不肖者妄動而  
厭靜故國不處靜則垂拱無爲轉而爲土木征伐矣政不處靜則清靜畫一  
變而爲法律坑焚矣彼異端以寂滅爲靜雖戾于道而面壁觀白亦其處之  
有方也雖然本乎靜者易守反于靜者難安鵠之穀馬之駒休于巢伏于櫪  
則安矣旣翔千仞走千里則籠之繫之其有不頓足而奮翼者乎故以人事  
言之安貧賤者本乎靜也由富貴而貧賤反於動者也反于動而以本乎靜

之意處之焉往而不利哉故角巾歸第閉門謝客種瓜逃名縱酒自汙穴垣通飲饌絕口不及時事者反乎靜而善處者若夫歌南山而嗚嗚從罵坐之擾擾者其賈禍豈有他哉徒以言骯髒交游俠而未明乎處靜之道耳吉州路守城萬戶劉公伯泉燕山人自攻取襄樊親冒矢石偉姿長幹騎射無倫諸盜竊發久不下者省檄必命公平定多單騎俘繫同時奏功十不一二者受上爵而公得萬戶既又以例歸其爵于兄子當道雖薦其賞不償功未報則築室于甘棠之陰而退休焉既落成徵名於余余惟公退而未忘忠也息而未忘定也於是請扁曰處靜公曰我軍伍耳豈樂靜耶昔者虎符壓吾腹而今柺然貔貅服吾役而今熒然黃金散復聚而今蕭然昔者斬伐生死在指顧而今無一鞭一叱之權茲非靜耶所不免者當路官僚往來爾汝烹羊醢酒談近事說平生間以擊射相娛悅茲易動耶余曰正坐此耳軍動類也軍帥馳騁者也然解綬投閒雖他官猶當以靜爲事况軍帥乎公壯士也酒

酣氣張下視長官若呵友狎僚屬同小兒能無爭乎手弓抹羽豈釋兵權者事乎談近事能不譏得失說平生能不論功賞乎小人巧於構怨摘虛談夢者多矣矧有所藉口乎於是舉古今處靜之幾微得喪陳於公其自今折弓矢謝車馬忘勳伐息論議日以處靜爲事蒔花種竹品石彈棊翛然隱士之風則雖古名將將有愧於公矣於是公喜命書其辭於壁

### 張縣尉舊祠堂記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龍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誡其子聖翁曰吾祖考祠於是者暫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菴永奉舊祠聖翁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余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當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時也禮索祭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

彼乎於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索求也祊廟門也亦曰待賓客處也彼室也此堂也夫廟麗於家也堂室廟門相去跬步者也聖人制禮猶慮神無定在使祝求諸室求諸堂求諸廟門外求諸賓客之處復求諸遠蓋虛無想像庶幾萬一之遇今張氏望故家百里外祖考生於彼沒於彼墳墓於彼而保其神靈必來此乎先人臨別之音他事且不敢負矧葬祠重事忍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與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于所嘗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于洛邑魯建公別廟于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朱文公以洛祀文武爲得禮之意漢明帝遺詔無起廟孝章以後世世藏主于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唐宋禮令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王珪以祭寢被劾下至豪門富室貯聲妓藏貨賄列棟連甍猶以爲隘誰能爲先人專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

者也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冀其骨嬴博而魂延陵也溫序死節光武命葬洛夢於其子曰久客思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首丘而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顧有議其戾於禮者獨不知議之者之於祠祭爲何如也其世世守之常祀行於家祠歲時拜掃詣菴以祭聖翁字某歷儒選將任矣他時復其家聲易祠而廟未可知也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墓而老且死者於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渡後之臣子也丘塚旣無恙而新祠舊祠入奉出祭如此彼晋宋窮陵新廟之寄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都汴水之舊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彭母湯氏復明事



嗚呼古今豈有七襄老母喪明一十二年不醫不藥而雙瞳炯然復如嬰兒者哉當有其故矣此余於斯母存亡之際爲之慨然也友人彭逢達字元觀授徒吾里常悵惘如有所失且日以却酒肉告神明爲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挾策四方皆廢目中所爲者今且十二年矣不特妻子輩僅以音聲養而不肖子年長貌改且不及睹記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斷余亦惟寬譬之爾一日來告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屃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每爲余有母喜且每爲吾母失明惜敢不以告某曰盛彥蟬螬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目爲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于神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于肝氣而養于腎水今以七襄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暫何不急歸使母識子且會家人輩日奉歡娛不幸吾言驗則兒婦諸孫盡在母目中矣遂取果餌納之袖而急

歸達踉蹌走久乃來繼此余見達必問久無他乃止於是又四年而達永感矣嗚呼使斯母遂瞽以沒雖百歲可憾使臨終僅一明目與骨肉別猶當以爲難況四年乎常證之醫率皆不信知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覆求之而後知夫人之賢與達之志固有以臻此而天人應感之際至矣

字說

戴石玉字說

安成文獻稱江南戴而石玉其後出之秀者余知之久而未達其字義玉則玉矣石何石耶一日攜字爲說而徵余言及讀之則卡和說也詭隨求異皆害道願從石玉商之夫玉也而謂之石玉何傷也卞和之卞和之怨也非玉也玉而怨則非玉矣君子比德於玉而著怨於其字非德也楚子玉衛伯玉不及石鄭子石晉伯石不及玉蓋玉猶是也石猶非也玉猶美也石猶惡也儻字於是非不曰公是則曰去非字於美惡不曰子美則曰鎮惡寧有字

是非字美惡者矧卞和本文先玉於石而君字反是無已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經語也石先玉也有造就焉君之字在是矣天壤間堅勁之物銛鑿之則陷剗荆之則銷惟玉也不受銛剗而聽命於石彼攻玉之石至微而至剛舍玉亦無所售其才蓋石之堅也燥玉之堅也潤以潤從燥有謙受益之義天豈無意於玉耶無石則無玉矣抑石玉名不異字古之道也一稱名一聞字不忌石焉進進可量哉雖然玉成於石而不能爲石以攻玉也今石玉樂英才所至有就則且爲他山之石矣祝之曰

琢之磨之玉汝於成 孰爲玉工師友父兄 他山之石今則在我 彼璞之棄我責之墮 爲瑚爲璉如圭如璋 山澤之深邦家之光 玉不自毀人或喪寶 聞字稱名不離其道

戴正傳齋號說

友人戴君正傳清才苦學士林推之一日遇余曰名與字行尙矣世降風靡

學者不謹其學行而惟稱號是務上之爲霄壤雪月下之爲河海山溪高之爲崆峒崑崙清之爲梅蘭泉石張大矜詫怪怪奇強之以爲號或摘抉其字中之一字號曰某齋某軒某山某溪稱其字則若輕已而加怨稱其號則若尊已而樂聞余薄之故余名外無字而友朋狗俗不名字我而正齋我正軒我能言者又正心我傳心我每簡箋之交貽會聚之相呼覘眼而傾耳若潁水之百東坡心切惡之余雖不能使人之必名字我又不能使號我者之不二願量我可堪而賜之號大書扁以貽之使百東坡之復於一其敢不從余應之曰余得君之號矣未必能從也正傳曰唯謹遂上正傳之號曰正傳而爲之說曰名之字義不可以不謹以所知者推之上古有名中古有字末世或以號行耳夫人之有名與字皆貴乎善善則相與樂之不善則相與正之也以一人名字號三非同居至密而習其名者或昧其字若號者亦然設有稱其人之名而譽其善則習其字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人之字而

貶其惡則習其名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號者亦然善而莫余樂也不善而莫余正也此非宗族親友罪也多立名號之效也若學哀稱夫子名子貢爲之慣疾仲由弟子也執輿之對遂名夫子何耶豈不以爲孔丘之名行天下而字則魯衛之君臣習之故公孫桀溺亦曰魯孔丘之徒與是皆知魯有仲尼也向使由也以仲尼對則沮溺不知其誰何問津或可得而避世之議不可聞矣雖其言之不中道而以所不知誰何之字對之失之豈不惜哉司敗之問聖人喜聞其過而楚狂之歌聖人欲與之言又至丈人之反見著簪之哭傷虎之哀聖人察民風求人言蓋汲汲也仲由從遊尙矣獨不以聖人之心爲心耶此名號之大驗也余大書正傳以遺君第高扁之則不惟自此無異號而正傳宗族親友之助日益多矣

吾汶藁卷之三終

吾汶藁卷之四

祭文

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床感愴共賦嗟惜之堯舉先賦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尙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召進狂言有曰願名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愚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孝倥傯感泣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

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鋪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滿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 年 月 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俎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危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

於厠舍之後拔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思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臬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則十常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能自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讐也丞相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於靴曰夫戰危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吾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反速禍幾微之一失可不懼哉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德然建共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

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啟手啟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公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景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晋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富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旣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

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各爲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  
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  
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太山而或  
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愧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鉄噬臍寧  
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丞相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而吉水張千載宏毅自燕山持丞  
相髮與齒歸丞相旣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  
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  
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  
士其惑久而不易雪松霜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

之舌侍中之血日月謠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沒爲烈星不然勁氣爲風爲  
靈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  
非公也耶

予嘗讀王梅邊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直可  
與天地間風靈日月星辰相永久偉哉言也使當時非母老去慕下則  
發謀出慮爲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之後哉今之諸君子  
皆以信國牽連掛名於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哀可慨耶雖  
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在以史書爲輕重二祭文足以不朽也恨  
生晚無由親炙故再拜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覩先生風神者  
亦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失名氏

祭御史蕭方厓

年月 日奉使御史方崖先生蕭公之柩返於故里姻契生王炎午感鮑叔之前知傷嚴武之歸櫬謹叙哀悃哭奠清觴嗚呼公喪來歸余政哭母壘令兒曹迎酌江滸蒼生之慟鄉國之悲倉皇而言未及吾私余昔與公知心違面豈其繡衣乃始攀援何見何聞抵掌平生公謂剛腸堪與事君余言豺狼橫此道路器利兵精強可使仆余搏而怒余謾暗鳴公云此意萬夫一夫小山之招文舉之薦得於不求敢復偃蹇奈何疇昔何蕃不歸父死未訣生兒何爲幸有母存年將九袞勢難久長恐蹈前失千鍾美祿一日盡歡以彼易此非心所安談虎色變公亦流涕

公二親沒于家而公亦留外

亟止余言曰聽子志一

語感激不繡而溫豈必提攜而後爲恩海運南回人避驄馬取次澄清霖雨天下何以報公聞喜則舞何以相公閭里疾苦過家上塚當道堂堂亦擬來歸效其短長驚聞抱疾九折不挫狐兔驚疑鷹隼折墮挈榼隨後表墓生前丈夫之事兒女之憐誰將不死公死傷早曹蜍而壽公瑾而夭世憎抗直事

喜反覆得全而歸亦或其福昔人有言不符則使皇華折衝臺閣生氣男兒成名余類有泄余生不生公死不死庭有嘉兒憐有姻媿扶持之寄天巧纏綿哭公之次余更歔歔政身前是毛檄今非滄海可竭黃金可土知己云亡千載誰主骨則可朽志則難平豈不泣想排雲上征不風而霆則霜而冰裨補元化廓然大清蒼蒼者天明明者月何世何年復見此傑

### 葬祭蕭方崖

嗚呼余昔有感於吊公之喪者矣况遠日矣公之繡衣梅嶺也所過郡邑非所隸其縉紳大夫非素所識無不候道路詣門牆持盃酒爲情周旋迎送惟恐或後亦猶行臺也大江於南無不然一不行以喪來歸交遊親戚門生故吏以至遠而深山長谷志士仁人聞公之風裁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悲嗟號泣而至執紼以窆如巨卿者恨若不可爲情而前之候道路詣門牆持盃酒送迎惟恐後者亦既有識之舊乃裹足無有至焉夫用情於所隸所識則於

非所隸非所識宜如之何而用吾情今而反是豈生死交情衆人皆古道而縉紳大夫皆翟公之客耶將死諸葛生伸達其勢自不得不遠耶抑子玉死莫予毒之爲喜矧肯弔耶人心好惡之私於是必有分矣王祥之死弔皆朝廷之賢雜賓無進者文伯之喪朋友諸臣無出涕者而內人爲失聲吾以二子之事觀之蓋以信公之平生且以知送車之不必千兩矣雖然趙武子之風千載猶將興起彼紫車白馬者誰謂竟無人耶事不可移天不可期此心未沒尙冀有知

哭廬陵爲蕭御史作

嗚呼廬陵俯仰百年丞相文山精忠貫日月而志無成大博須溪文章昭河漢而時不用今御史方厓勁氣摧山嶽而不得年以死吾未暇哭吾私而爲吾蒼生痛未暇爲吾蒼生慟而爲吾廬陵長太息嗚呼廬陵

祭楊同知母高氏

嗚呼高楊世家爲蜀甲戴夫人三從朱幡自蓋去之千載婦範母儀眷言有  
子洒血成碑柳髮芻靈古道振起千乘送車四方觀禮蓼莪之感葭玉之依  
我亦人子其能不悲夫人旒前長孫旒後冷日空江行道回首焚黃植表行  
慰新阡不封而贈已矣何言

祭架閣楊秋山

嗚呼秋山我亦人子何用我存而使公死貞元遺士漸無可悲紛紛年少悲  
亦無誰道衰俗降士或陷溺佞舌如飴罵吻生棘公持風裁視之若仇介而  
能通和而不流急義如貪範己如傲擇交如矜責善如躁清修縝密袞筆堂  
堂文山爲書清修縝密斯人斯筆千載有光繡衣家聲綵棒初筮肝儔瞻落當道羅致  
南州大隱涉歷清班載家而往攜影獨還庾梅誓隱蜀四遺老山常言吾與陳清溪楊鑣  
堂某四人皆蜀人亂前俱仕嶺南臣附後出到梅嶺誓不復仕公不負梅三子則否退修初服奇字雄文子  
厚之屈子厚之伸師道陵遲以術廢義欺其父兄交其子弟公嚴己分憂其



無成及門高第雜選縉紳余初識公聚散草草三年城西爾汝傾倒高談今古細覈經術聽雨良霄看花晴日重來問病亟往問安證危食少忍淚盤桓奸凶庸瑣朝病夕愈乃如之人一疾千古家有遺書庭有佳兒桐鄉之葬桐鄉之思力疾哭公亦自哭止噉公不應視天如水

祭克齋劉校勘方伯

侯蕃分裔

方伯爲劉省元永州大守磬溪之孫出繼安成叢桂劉氏

秘屬起家公豈不仕青門種瓜黃鶴

九秋老驥千里公豈無爲遇坎乃止蓉城地迥桂院叢深公豈小隱城市囂塵微言解紛大語重鼎公豈避喧瓦缶方遑家人福澤鄉之儀刑葛巾野服東晉遺民中年得子坐見成立色養正長天奪何亟小草長松初意謂何報公則少愧公則多所貴姻親歸往篤密託姻廿年會僅六七况所以會不訟則喪悔不哀時爲壽稱觴所貴姻親緩急相佐自慙庸窶多所遺墮頻年顛頓我則愧公非公不顧控愬無從崇子薄祐中道傷往累公哭女老淚慘愴

尙期晚歲二老風流何圖一疾浩不可留病質衰年哭公已矣哭公已矣行自哭矣

代劉氏憲祭內

前宋察院歸附後儒學提舉曾東軒之女

嗚呼偕老百年夫妻是冀我實不德累汝中棄文獻之裔貴富之家出我望外勤力桑麻事上齊家必敬必戒盟匪必供節序必拜吾親念汝質弱病多投閒遺佚冀汝安和撫汝念汝吾母更苦名爲婦姑實則女母亦期孫嗣少慰暮懷我負神明屢喜隨乖庶幾今者誕彌不遠子未出腹身已不免風漲痰吼如吹如焚藥不及試訣不得言六年伉儷一旦今古兩家長上更屢悲楚棺衾既謹蓋歛斯停令兄賢姪會哭禮成餘香在帷睡聲在戶卿我不聞呼君或悟外姑外兄我事敢廢顧我棄我則不敢計埋葬歲晚弔祭身前始勤終怠猶有黃泉恐重親憂不哭而泣魂如有知夜枕皆溼

吾汝藁卷之四終

吾汝藁卷之五

祭劉司法夫人羅氏

嗚呼痛哉哭母未幾聞夫人訃弱妹可憐哭姑哭母夫人平生母儀可傳救災賑隣如舊姻眷吾母群從夫人所歸兩家兒女婚媾相依四世團圓季踰八袞二母厚道得天者一奈何疾革一復同時遂令吾妹朝往暮歸吾母既逝夫人小差休戚相關幸一母在曾幾何時惡風西來形枯淚盡洒血爲哀夫人病中且問吾母吾妹吞聲辭曰小愈夫人問妹汝曷憂遽妹應夫人二母病故一死未保猶念吾親行道之人所不忍聞生老病死一一相類其不然者夫人夫貴葬復同日二母何緣魂其相望萬古千年

祭梅彭軒

嗚呼天遺公年二孫成立迨公棄捐憂患涉歷今者遠日如公在時聲華藻藉庭戶清夷眼底曾孫嶄然頭角源遠流長有種斯獲嘉言碩行衆口成碑

素車白馬載道填溪西州之門出不復入

元住郡西山石湖丙子寓城西門內故返葬故里

冷日孤

舟行道爲泣鮑知庾顧初意謂何報公無自愧公則多手捉梅花萬感一酌南枝已摧北枝可待失聲似咽墮淚如鉛如公可負猶有黃泉

代兒壽孫祭外姑劉孺人歐陽氏

嗚呼外姑已矣甥之事外姑者如此而已矣蘋祭禮嚴柏舟誓早事長而盡其孝敬子而至于成謂宜色養曰長弄孫娛晚何百年未五裘乃一疾而不可起耶婦德母儀善言淑行賴令子伯仲朝談暮愬使聽者不忍聞而言者不得休行將著銘以傳于千載甥也一言而措則爲隨矣獨爲凡質辱在甄收至于焉依則亦外姑令子之所教毋留愛女俾夫從妻子善事親要壻共養蓋控辭再四而不獲非見利而自趨有所要而後進者于是又三年矣外姑撫顧令子挈提其得免飢渴脫水火者何莫非德然以別二親而奉外姑舍諸兄而從令子朝侍夕養稍遠則追上彌下縫微拂是懼方進殫酬應退

廢耘耔巷誚街談抗顏不顧蓋自謂奉命承教可幸無負豈意外姑捐棄骨肉飢寒死生離合之際已有不忍言者夫招之可來者麾之固可去矣進退以禮誰得而違之耶嗚呼生我者父母也而既老矣館我者外姑也而既送終矣嗚呼外姑從此辭矣

代兒敏孫祭外舅高逢齋

嗚呼不善之類耄耄期頤公不上壽善者則疑衣紫腰黃可貴可賤公懷其才而飾其行微言似易人不可違小退若懦人不忍欺豈不利交無我誰怨豈不勢接不競誰辨而况家訓懇懇勤勤我積我累勿斧勿斤家之太丘鄉之王烈樓棣春融階蘭秀茁六藝之學談析如飴過庭得之聲聞四馳借老鹿門課孫娛晚色養情深百年猶短微疴可飯尊者之常天奪何遞變起倉皇午飯夕催連輿載月生女何爲不及一訣誰無子壻誰無丈人慚承愧荷撫愛皆眞甥于外舅如子職可辱公我壻而不壻我所不敢數恐累勤渠早

知有今其忍踟躕外孫拜晚幼病之故既見復病更累憂顧嘉言碩行服膺  
媿魯堵愆必戒私心必吐西州之門西州之路甥舅之情永絕千古

代姪眞孫祭從舅彭竹巖

嗚呼昔哭公喪甥有母在今公歸窆母不可待公于吾母雖從而親賢母念  
母後死何情緬想儀刑高風抗直即強如爭直道如激早逢世難諸從齊馳  
宗祀無恙閭里安車花竹園林詩酒庭館吏塵不侵客座常滿人生逸榮當  
在暮年變成禍會何數何緣一子父慟一弟兄哭言其喪子與弟序逆情乖得年何

促嶽崎孤苦公冀後凋云何中壽魂復難招惟公令孫出自仲氏繩武應門  
如公之世長兒非才聘公孫女公不及見而公夙許亦既依託敢負一言既  
言于前哭公弟前弟後兄先二旆舉矣二旆舉矣不復聚矣行道有知猶爲  
沾襟甥不痛絕甥獨何心

祭姻家新齋劉又新

鄉之善士非公而誰公之長嗣復肖似之厚德盛年公計何遽長嗣未幾亦從公去事不可詰天不可知我不爲惡昔人所疑公之平生懷才遜世伯倫之達少遊之志簪纓在前公獨辭名山林在望公獨依城田里歎聲親友交譽其不然者不善或惡真姪非才公錄爲壻依倚纏綿副余初意方期久遠中流失船姪如喪父余亦惘然余戒期姪勿負公義中表兩家如兄于弟鬱鬱牙丘此公之墓先兄何緣行託子所二公平生意厚德齊魂如有知當必依依清觴何爲載酌載舉嗚呼新齋尙能飲否

祭外舅側室 係劉所存生母

嗚呼外舅外姑不肖甥不及事久矣得見夫人如見外姑而今復已矣外舅五子出于夫人者二爲六一哥六四哥六一哥復不得年自外舅外姑棄捐後夫人歸然晚福受子婦孫曾之養者三十年壽幾八袞歿無痛苦豈非賢淑勤渠事長撫幼盛德厚積之報乎某辱墻門墻且老其所持迂疏如昨無



一可以幾夫人子若孫獨早慟二兄與六四哥幸不幸適相似而吾母復先亡蓋常泣愬六四哥公有母在何不能期年耶某去春哭我長孫是爲夫人外曾孫未幾哭母族妹之姑于妻族今春哭夫人冢婦曾未數月又哭夫人果何樂乎人生果何愛乎骨肉何其聲之相似也何其變之相屬也西風古道墳木悽然此堂此酒何世何年

祭姻家梅軒彭寅則

嗚呼梅軒竟至于斯聞者嗟悼矧在親知孫曾四世始終五福天之所難公之所獨若僕于公辱知早歲邂逅平生如兄如弟兒女之緣婚媾區區乃累他人壤臂驚呼我之感公則不在是何見何聞衆棄復取去冬城寓記辱過從俯仰今昨促膝從容僕嘗告公意長世短遺後以安優游歲晚辱公畢從謂已區分何其易箴尙此紛紜變出非常事有當急內理小乖外言以入諸孫祖武姻黨比鄰衆來携持公死猶生緬懷疾革面不得近訃莫之聞弔莫

之進固知此罪非我獨然悠悠遠道我則重憐豈無老成主相喪禮一死一生今已如此遺兒會哭父泪于家僕之報公竟如斯耶

祭姊夫菊存劉所祥

嗚呼菊存猶能飯耶奠公哭公亦自哭矣余生何命早罹百憂行年廿四先父見棄曾未五裘二兄俱亡伯姊事公棄弟更早仲姊弱妹良人繼捐吾母昔在今亦已矣煢然阿奴賴公後凋休戚相關患難必赴肝胆相照彷彿古人花竹巾車行間徑造來往風流共此歲晚今春致公公却對牀余言此生對牀有幾公歸得疾幸謂既安何知對牀語竟成讖余嘗告公余必先逝爲文以酌公當何情公每戒余感愴太過今公又往其能不悲記公盛年意氣邁往世更科廢野服葛巾鄉黨儀刑宗族元氣坐客常滿家釀爲傾天之厚公康寧壽考孝友之報衆子色養遺經之效長子能言而况可人孫曾繞膝慰公遲暮當復何憾所未慊者少子未婚公有遺言奉者惟謹匡持門戶如

公在時有不然者負公則忍嗚呼菊翁余何言矣內外兄弟六人五非孤注危殘其何能久公行冥冥見我父兄為言孤兒來有日矣

初奠起起今歲蛇讖驚夜夢沒于己年也休休明日蝶愁鎖秋容逝者如斯夫

魂兮歸來些

亞奠平生友愛忍伯氏之生傾三世團欒悵一翁兮安在天高地厚世短意長

終奠燈前細雨尙懷尊酒之笑談門外落花無復小車之來往何嗟及矣泣涕漣如

祭妻弟劉所性

嗚呼所性亦屢余哀耶余既匍匐哭所性矣後六日會哭或謂余未必再至而不能不至謂余未必至者以余固悲乎所性矣不能再至者人固各有意也古人道路相遭一言合意即握手如平生甚者相許以死無吝色况余

于所性爲異姓兄弟死生之際能無情乎獨惟余壻于君門者十有九年矣其間承平者五年其五年之間不得以冠蓋相爾汝又三年哭外舅而進始得與所性伯仲識繼是所性或投謁公車或問津榮途而余以戶門多故郡邑奔馳亦時得一邂逅往往吾之所持迂疏顛頓視所性意氣百倍直如短翻之於孤騫其勢自不得不遠耳霜降水涸歲晚或得相從而君已矣歲初聞難兄卜新宅君與諸季携酒落之盡歡此常情禮而傳者爲美談可喜也可可感矣余雖不得躬俎豆而且爲之驚喜亦豈知一日揖遜遂爲兄弟間之永訣耶嵇康且死顧其子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晉之曠達稱嵇阮而康未忘紹于巨源康以爲有知己者可以託平生而保其他日死者有知吾知其有不釋然者歟雖然上有難兄下連三弟一子寧有憂乎其肯俾嵇阮輩笑人寂寂耶嗚呼春風兮故宇神遊兮何處杯酒兮何爲哭君也歸去

祭姻家高逢齋

嗚呼春風著物春雨旣濡是爲公初度之慶是爲公後天之初待公不歸不特中表骨肉之慟而鄉閭遠近識者無不黯慘而嗟吁倫論平生聞過非諛知忤物之非道也小退非怯慮急利之傷義也近厚非迂謹出言而人莫不信持一眞而人不謂疏蓋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之流馬少游鄉里稱善人之徒一經之遺棄實充腴暮年之味課孫讀書入共德耀謹藥裏之助出友二秀永詩書之娛借使百年其餘幾何胡爲乎君遽遊廣莫之衢余兒君墉失聞起居泊聞命而奔走徒顛頓而號呼人何樂乎有女而得墉曾不知童子之坐隅余昔過門必造庭除忽忽聚散意密迹踈尙圖秋早經造依稀雖所圖之余命而顧慮之渠渠寧知永訣寄此踟躕余于親友何能驅馳獨誼分之當盡忌利害之切膚嘗聞公之餘論究余懷之區區此昌黎每輕于勢利之合而重悲夫知己之無力撫心而驚喜乃回首而歎歔嗚呼余子余姪有十其軀門戶之託歲傾月殂幸二老之後凋聊依倚于桑榆公又舍我

而先去能不驚絕乎一注之孤余病已痼余目已枯惟公之不可負忍不提携一哭而庭趨偷冥冥而有知豈不知哭余生之湏臾

吾汝彙卷之五終

吾汝藁卷之六

祭姪女慧一娘

嗟哉女姪生世何爲起家志在身世已非夫待如賓舅姑似佛更負母恩此恨何極汝父臨終爲汝揮毫手澤具在我誦則號汝父一女汝兄一妹豈不念汝汝命不待人誰不死汝死傷早一兒旣化一女在裸汝母念汝以汝女隨汝兄奉母挈汝喪歸我家在南汝墳在北歲時麥飯移步可得憶遺汝嫁汝父戒行叔豈不送病訟纏綿今汝歸葬汝父已死叔乃在城一慟送爾入十有三祖母在堂聞汝歸骨老淚倉皇吾年五十多病如繫九京相從其幾何日我子我姪使視汝藏果有來生歸來無忘

祭姪成已

先兄大翁長子字有成第行成一大癩丁未以廡門沒子洪痛哉至大中十一月二十九日權葬住居東邊內

吾兄之子吾父之孫旣慟其亡忍棄其存 匡救若保赤子有一不然我生猶死忠愛無 分有限言諄聽邈形隔勢斷不坐淺躁 深若



獨善淺不顧身骯髒排山經綸談

如飴機失如縱最可痛者反汝所

爲下至臧獲 者進之祖奠倉皇何忍及此庶幾昭白其類有泚閱歷未深庶或改之家慶未竭尙或相之因時權厝汝則已矣萬一改卜吾不見矣

祭三從兄定翁

嗚呼兄沒一年今葬矣葬始克爲文以祭時有母葬故也不肖弟於兄爲三從兄弟十人殤夭者三冠婚者七十人之中兄之一兄二弟不肖弟之二兄俱不得年至戊戌零落殆盡存者惟兄與不肖弟二人而弟之得於天視兄爲稍厚者老母高年耳故奉親之餘時得從兄杯酒談笑兄患足不能常爲弟來弟又不能常往兒輩每強致二老而兄不能復留宿對床每以爲恨癸卯春母病弟不幸哭母庶幾有兄遲暮相友或評論先世舊事得有考證豈意僅及一年兄又舍弟往則求如前者不得對床之恨復不可得於是三從兄弟十人之身惟弟未亡耳老境病軀不堪悽愴夕陽殘漏聲光幾何在他

人得此未必不以爲幸不知鍾情者能堪此乎否也兄嘗以棺木早制爲慮病中所議今吾姪真孫奉以周旋不以累諸孤矣又至未了兒女之念弟嘗復於兄曰弟不即殞當隨力所至使男得識字女得所歸九京早晚相從此言當可復耳嗚呼兄往矣願告吾父兄曰未亡子來侍有日矣

### 啓葬先兄祭奠

嗚呼痛哉先兄捐世於是六年矣不肖弟乃能相兄子卜葬則陰陽山水不得不謹而兄所知也兄爲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名士弟既不揣而誌諸壙自兄沒後不肖弟撫教諸姪如己子今長者已成立少者各向學家事視前無失墜冥冥當必知之獨不肖弟痛心疾首先父見棄後弟常侍二兄每以諸長上百歲之事爲慮以爲生養死葬經有明訓可法可勉獨恐病革之際或證治多疑或拘攣瘡痼則扶持救療事爲最難然侍二兄老成諳曉藥性不肖弟竭力左右或免踈憾豈意伯父二兄相繼淪沒不肖弟惇然奉老

母而母又見棄矣昔之憂者既萃于一身而老境病軀其何能久自懷私貪生者觀之則以後死爲幸而不肖弟每一念至如夕陽如孤注如壑蛇餘尾如鷄二號更五點之夜如殿後軍如孤旅未得息途遠而日已暮上無可奉之親世無可樂之具幾何其不相從也寇烽未息人事難知抔土之計不得不亟而遠且僻則非所敢安也今以十二月十九日奉先考妣合葬于瀟邊故宇之前山是日并奉先兄葬于暇詠鋪北之牙丘故從兄益齋之墳之左復軒之墳之右三公皆宗門之善士生共族而死託隣泉下爲不孤矣亡嫂劉氏亦以是日葬于兄墳東北之數步如合葬然四旒後先行道悽愴他時或以陰陽不利從而改卜未可知而不肖弟不及見矣嗚呼兄弟三人坐共食處二兄先逝墳復各所仲兄居東兄卜

缺

祭先伯父訥齋歸葬

缺

祭先母

嗚呼痛哉不肖孤不孝罪深禍延尊母且一年矣忍不一言耶子孫如昨時物不殊吾母而安在耶行耶止耶坐耶臥耶飲食耶寒燠如人世耶人言魂爽不昧如人間事然耶不然耶然也先父曾得會二兄曾得侍耶尊母坐轎臥轎寒暑衣被已隨時焚化會到耶故左右使令曾給事左右耶八月十八日不肖孤到安成謝弔客夜夢見尊母語不肖曰火焚吾衣幾傷吾面不肖孤驚責使令者而覺亟謀歸而收家問則知先晚侍婢不謹燭及素幃使魂無知也此夢何自來耶其有知也則尊母假寐而化兒女諸孫悉未聞遺誠豈無欲言而夢不及何耶幽冥考較善惡儻誠有之尊母平生持善凡鄉隣貧乏生老病死過橋渡舟各付兒孫隨力拯濟縱有小過神理必准除至於佛道教度之事不肖孤素不敢信而吾母諸女與諸孫拳拳汲汲不肖孤忍不從耶茲事可信耶曾受用耶尊母得年八十有六生而康寧沒無病苦男女內外曾立六十餘人於人事可少憾恨獨離亂依城奔馳踟躕不能盡一

日之養事定而歸方將重尋園林之樂而尊母不逮矣吾母初見棄時諸孫  
穉幼繞棺尋叫祖母今暮年矣不復來矣嗚呼痛哉

### 葬祭先母

嗚呼不肖孤將以詰朝奉尊母出華堂而下幽室矣痛可言耶少留靈柩事  
亡如存子孫豈無意不惟於禮不容且寇烽未息不得不割情忍痛盡此千  
古尊母生前嘗言葬宜卜近宜傍人村七尺村雖尊母病中嘗喜其近然與  
人烟不相接今于住屋前山內卜厝奉先父合葬焉比七尺更近如在家矣  
曾立以後春秋拜掃得以近不違且不肖孤便于攀倚以卒餘年山水外勢  
儘無凶惡壙內左右前後皆有石限制使不得踰越機緣若有所屬土色黃  
而燥又于磚甃盡去濕閉蟻之道或可千載矣不肖孤又于墳左建屋數間  
使事二親之婢僕居焉他時死亦令葬山之四傍果有幽冥得服事如生前  
矣是日并奉長兄及兄嫂劉氏葬于暇詠鋪近之牙丘二柩皆過墳前止車

停旒存沒交別天寒歲晚四旒分飛病淚爲枯滴滴成血

禫除祭先母

嗚呼不肖子所以事親者至是而已矣如卅而終矣不肖子不天先父不逮養先伯父二先兄復相繼淪謝煢然阿奴所依者母耳不幸母又見棄而喪未去堂事死如事生猶若情有所歸泊葬矣仰瞻几筵俯執哀杖尙得事朝夕盡哭泣旣奉主歸祠除凶就祥則禮有所殺而情有所禁然猶有服禫在身喪禮哀情尙庶幾萬一之未盡而若得盡焉者今禫又除矣禮不敢過矣雖祀於堂墳近朝夕追慕沒身以之然養生送死之故若於此時禁絕斷割而無復繫累焉者痛可言耶不肖孤重念顯揚父母人子之責况先親之所以教惟質凡年邁學道已晚時異世殊用世則非使二親嘉言善行將遂晦沒豈惟生無以榮則死無以見九京矣惟自今至死之年不敢負家訓忠厚之意勉而行之父母之身全而歸之如此而已矣嗚呼痛哉

吾汝藁卷之六終

刊

行

吾汶藁卷之七

儷文

贊謝疊山

余以宋咸淳甲戌混試豫章補叅太學赴九江轉運司取公文於運使錢觀坐識疊山弟運幹君辱相携劇談并以家書介紹詣其兄之廬

訪新亭問神州南國再夷吾之望過黃河見秦華前修一歐陽之歸天相斯文運間嘉會共惟某官與古人友爲天下儒雖小試於經綸終見疑於瓠落龍川之文稼軒之句學則過之祖述之楫元龍之樓意可悲也豈名高固鬼物之所忌亦見定或氣數之不容匠豈巧而旁觀醫能治而不使惟南北之判而二自秦漢以來而三外攻者每睨中原而長驅內據者竟成長江之飛渡周謝蕃屏僅可走於曹秦孫陳淫荒能不移於隋晉洪惟幸逢昭代度越



前朝英君訪落之成王賢相救時之諸葛奈何國勢稍異古先自龍渡建邦承平何啻百載豎鹿磯解甲休息亦且十年豈撫此東南半壁之全而不解襄樊六年之困倍道齎糧攻堅持久彼慮觸藩則必除因臂使指愛齒護唇此乃墮甑而不顧將帥陳往事則人人瓦解藩維無鬪志而處處風寒當局者如人醉覆舟之中身已溺而魂不悟憂國者如馬走畫圖之上勢欲往而形則拘事既亟於燃眉誰獨爲之流涕某江左末系廬陵晚生慚用世之非才欲榮親而無計短衣匹馬射猛虎徘徊李廣之風刻篆雕虫非壯夫荏苒楊雄之笑逐洪圍而一試備唐館之諸生觀北方之強但知學走知南風不競猶欲怒飛從此忘家因而觀國頃歷九江之重鎮有類兒嬉繼乘兩浙之嬰衝不聞邊患幸弋陽爲朝宗之徑而東山有憂世其人此於大帥靜觀之庭得分上幕季方之席辱憐小草之志俾叅大乘之禪遇天良難及門敢後非苟求於利達亦欲吐其平生惟標榜過高李范自知不免而聲氣小斂韓

蘇所以來歸非獨身謀雅爲時屈念學校可許補闕而揖遜非以救焚亦欲  
昧死而上陳豈敢諉言以干進踈遠及河北切欲附李翱之憂興亡卜江東  
行矣挽深源之起忠愚不詐狂斐非誇

延祐乙卯八月爲族孫智則修居梁文

輞川之別墅成旣安大隱河汾有先廬在尙念初基繼述超乎常情完美特  
其餘事茲惟某靜安辭寡敏練才多綜劇務而不見其勞動小物而非流於  
屑直宜用世而重出山因辟地爲城郭之依乃隨處成室家之美聲名日起  
基業川增門前車轍多公侯堂上尊俎勤皂隸家有俊子館有快婿庭有佳  
客塾有嚴師倚竹而聽絃歌折花而共觴咏平泉石永寧畫勝具何多蘭亭  
帖善和書傳家如昨顧方慟吹篴之無後乃載歌弄璋之有詩事之期於人  
不皆齊貺之必於天獨何審是可占餘慶之積其能忘前人之勤買宋季雅  
之新隣雖費錢已百萬計荒蘇子瞻之舊宅蓋去鄉亦三十年將以庇賴其

後人何可蹉跎於吾世於是索筵尊而歷吉於是召梓匠而掄材一念初回百堵皆作東階之梁木無恙物得其先西樓之棣萼重輝情深所寄饌賓親而前榮秩秩庇寒峻而代舍重重先祠之神氣有歸群從之輝光相映行登顯位擁朱章而遂歸榮定有飛仙歌黃竹以倡成相群工並手六偉齊聲

東 樓閣空明受兩峯一澗清泉流不盡直瀆到海快朝宗

南 古木千章雨露酣長日薰風琴一操時分吟思到晴嵐

西 隣牆萬瓦碧參差相看不但培桑梓葛藟綿綿是本支

北 萬竹青青還舊色他年定有鳳凰棲何須海上神仙宅

上 萬里清秋凝遠望白衣蒼狗只須臾闌干依舊環青嶂

下 白雲幾度思親舍月明清夢繞城西市聲何似粉榆社

伏願上梁之後風雨相安江山有待際春回於文運行氎復于家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未許斂裳而返粟里旌旄導前騎卒擁後佇看懷綬而歸會稽

福祿綿綿子孫世世

本宅瀘邊起居梁文

天將興王氏歟宅氣又一初之起吾必在汶上矣族居合三從之歸雖小人猶有闔廬可吾世而忘故宇緬維先伯父訥齋先生先父槐坡先生派司空系世長者稱文學爲衆之師孝友成鄉之俗爨同三世將尋張公藝之風裘敝四方早慕陳龍川之志時既乖于分表隱遂卜于瀘邊相饌給則母力居多董工役則兒癡是訓謂峻宇雕墻者國且戒而葦門圭竇者儒之常陳大守臺已高前修薄其誇世之見杜少陵屋安在後世取其庇寒之心每念族里之無家悉俾帡幪之有托各得其所乃葺吾廬內嚴祖考之祠外秩賓師之位堂寢眠食計必儉無華庭榮揖讓區必寬無陋齋聽雨而二老語夜樓待月而衆賓談秋濃墨大書彈壓山川長篇短詠衣被花柳乃崇先志惟恐不時不程中人之資每取常收之半寒者飢者病者逝者濟涉者富厄難居

衣之食之藥之殯之方舟之惟力是視亦曰義而已矣豈爲天可必

遷運如蟄啓所欠孫嗣于此而卜弄之璋

于此而連薦之剡不

先不後如種如收帳

過之深乃一旦失肯堂之舊充耳參元之

才驚心紫桑之灾而守其里既遇否斯有

乃因革而成鼎

峙之規棟楹藉宿種之餘

初營之底法丈夫雖無事一室然不能

宗子乃得承先祠若不有先祠何以子敢

廢經營惟

闔門撫螽羽之蕃故因地成鬼窟之陋叔姪而南道北道兄弟而東頭西頭  
或有委而去之此則末如何已尙期諸少共聽一言裴楷營新居揣伯氏意  
奉之而不靳卜式成先宅憫少者住界之而不休 此事吾情他年

古道惟良辰之不早協于暮景亦自懷疑大方家見憐昔恐舍一蠲而無惜  
小兒輩妄舉今乃梁六虹以齊升衆聽無譁我歌有偉

東 故宇秋風念我翁氣數後先如有約桂花香裏舉雙虹

南 青嶂連雲露濕藍山下泉流長繞舍爲添吾汝漲寒潭

西 漁洲時共客留題獨倚西樓斜日外書燈夜對月痕低

北 白雲空對參天栢月明孤鶴夜歸來一笑兒孫今第宅

上 風雲催起龍門浪功名老去付兒孫好傳宮錦新花樣

下 三更比屋書聲亞長年風雨安如山却笑輞川圖入畫

伏願上梁之後江山有相祖考來寧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早觀光於上國  
子有親臣有義幼有序尙濟美于一門于前人光自今日始

賀醮子

謝縣尹男兌軒醮子娶朱縣尹女  
二縣尹皆安成朱代謝而來理任

醮嚴仲子好合名家舊尹新尹之間昔巧兆子孫之福五世八世之盛今遂  
成婚媾之盟喜吉事之鼎來想慶筵之初秩花燭不夜蓉褥生春某辱愛惟  
深往賀或尼爰 行人之敬薄爲有客之羞讀書煮茶之歌益增晚福 炬  
頌椒之宴就迓春年

賀兒敏孫妻兄以孝廉薦得教授

官筮清流年當強仕鳳千仞而下

元字廷鳳

久應覽德之輝鵬九萬而南初試培

風之力孝廉舉而風俗厚學校重而禮樂興彼持府檄尤盡子之情況懷天

祿而逮親之養歡謠載道氣類彈冠木鐸傳聲已度梅關之外金蓮賜夜行

依蘭署之光

聞其有意於省故云

回青山趙儀可慰書

伏聞確守孝忱尙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勵後人凡在傳聞

孰不感動然而酷熱如此中年何堪削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以

敵暑非味無以強冷大事未終一疾其可是以有疾則食肉聖人著

之禮經於母不用情君子以爲深悔若使夫人之尙在忍兒季子之

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即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群言某自

宜勉公於執禮之言非敢陷公於不孝之域質之古道而無愧揆之

人情而甚安不拜此書則有餘責伏惟念其遠歸多事力疾有言使  
兒書報兪允之音即吾疾拜安全之賜

比蒙高誼遠弔凶門兒後翁前兩極情文之慟母亡子在一深哀感之私謝  
言尙阻於樞衣枉教復厪於銜袖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謂養  
生乃所以終喪俾變食稍更於常制感泣不能自己徬徨莫知所爲獨於汝  
之未安雖行道有弗忍念昔怡怡間之早逝不幸碌碌者之僅存暮年鷄黍  
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政自疚心其能悅口嗟予季行役  
固知無間於九京自吾母用情亦有可由之中道莫容置者饘粥之食所未  
忍者肥甘之謀不至跂而及之必信勿之悔爾使疾湏有助自難廢聖經之  
權儻肉於無名不幾效晉人之達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厲俗之褒勉從  
儷語之酬恐負來章之厚苟存餘息願寬顧念之懷嘉惠斯文就致調護之  
祝



代陽昭陽回李晉翁賀書

安成陽昭陽作高安正教諭李皆春年學俱優及爲副陽雖推遜而終不懌陽善文臺乃求上高而去兩得獨任李當贊喜以儷語餞別有夔虻之憐君其念我之語蓋譏其多足如虻得巧宦云客來訪及此且言所答未快因戲作一答

微幸三生分教百里敢謂振揚於木鐸政圖會合於干將年後宜居前亦旣遜惟陽之柄君來我未去猶若爭安石之墩故思半壁之合全敢不三舍之先退蓋鑿渠非獨韓之利而合從亦爲楚之謀逸已勝勞去何如住曾未辱飲其至乃遽承贖之行慊然揚糝之在前行矣積薪之居上何寓意鸚鵡之笑乃託辭夔虻之憐位右是慚小效相如之避乘同非據不妨和嶠之事

回劉如春賀起屋

晚歲卜居未歇先哭

起屋後  
任喪妻

新元枉駕弔亡撫存復貽多貺之充庭坐使羣

工之動色政慚愧乎兔營窟之陋乃張大以鰲戴山之誇深惟大廈之既成  
合先燕賀實恐素書之交遺故尼魚傳抑既得於前言乃巧移於厚道室成  
自禱何如拔乎萃之云瓊報安能况聞往不來之命不忘吾慢安見公高

吾汝彙卷之七終

吾汝藁卷之八

回立齋賀出繼子之長子娶

猶子之子因親而親實元舅之彌甥濬源知自聘名宗之孫子俾迎惟期坐邀正重於主臣俯顧未承於特達迺厪儷語重以多儀身章因而自新賓庖恃以無恐肅使下拜揆誼敢辭呼張丈喚股兄又動百年之感問諸姑及伯姊終期一顧之情感佩萬端俯伏再拜

賀劉菊存壬子生日

菊翁年七十原擬與館中客劉定山往賀定山菊翁舊客菊翁以哭仲子將期年貽簡謝客遂以書寬譬并賀

壽方七袞人可百年老子婆娑長飲菊潭之水曾孫岐嶷又開蘭砌之春堂堂道義之門世世詩書之府某擬共西賓之舊進依南極之光乃訑訑之有聲指冥冥而多感固當從意而亦有言使高年而喪二親亦飲酒食肉唯衰

麻在雖鍾情而念仲子此鑽燧改火而新穀升當謹分之尊卑且隨年而降殺不敢進東門人之曠論謂自無而有而無顧勿叛西方佛之宗風當知色即空空即色齊聲讚詠長壽如來諷無髮

回劉潭東賀生日

蓋是年逾七十來書云靜中如兩七十歲曾記昔年復有絲竹盈耳之語

正感初生恭承華翰顧虛度七十歲愧壯心間氣之衰而永感十九年負揚名顯親之責對松楸而收淚聽絲竹以何情不圖高誼之勤又侈多儀之貺奉卻不敢祇受良慚如東坡靜坐之言亦既周於倍算慕淮南鴻枕之記還以祝於長年感激萬端俯伏再拜

回劉菊存賀獲寇

寇黨俱在軍前被戮惟此寇以他故遲留我乃得直

自慚慢藏更遇厚誣誤取不疑之金彼物無怪眞書諸葛之寇衆論何居人肯明薏苡之疑天忍絕莫邪之氣使晉讐俱死則報怨之無從而周道既明息流言之有在雄甲既服寇名甲仔雌倪更藏匿寇文兵姓倪青氈自是我家之王徽愧謀

不早賊子近出臣族返本自憐

寇姓王

賀高逢齋訟殺牛者搶奪帽并珠

菊節後官懲斷

大道爲公小敵亦勇本非忤物終還合浦之珠尙及登高還我龍山之帽進  
虎穴而取子正牛舌之逃奸不妨老子之投閒旋報兒輩之破賊親朋吐氣  
閭里揚聲某滴阻塵登末由躬賀寶刀買犢要令民俗之相歡化劍爲龍願  
養神鋒於既試

賀謝兌軒遷居義歷

榮遷勝地遙望故家屋分陸東西輝仍聯於棣萼

與其兄因築室各居而仍相聯

道合阮南

北歲長共於椒花

乃叔先徙義歷兌軒歲晚徵後

新豐之鷄犬自歸河陽之桃李如昨子孫

世世文獻堂堂某姻託李聯情深栢悅不出門庭三五步成此江山安得廣  
廈千萬間庇我風雨

賀劉菊存癸丑生日

往賀初度失仲子之葦年不爲今朝重冢婦之初服蓋不齊者人倫之異世而可忘者翁壽之得天入袞肇開百年可卜無庸以感傷之故而重爲康濟之虧某欲躬進寬譬之私恐反爲酬應之累劇深贊善敢不拜書教曾孫作善財喜競進霞觴之盛撫佳兒爲陸賈將共爲雲山之遊

賀夫婦同年月日生甲辰生

曲進長生詩歌偕老雖甲有雌雄之異而年無大小之分不我後不我先霞觴共舉以闔內以闔外壽域同躋可開家慶之圖方表機緣之熟有稽賀武更頌懽聲兒讀書婦供珍千載綵衣之樂左垂弧右設悅一朝門第之華

代劉立齋謝曾東軒乃似異堂立齋子民憲悼亡妻兄異堂來弔即行昨辱遠來禮成會哭向子平了兒之願空負初心杜少陵憶妹之年變成哀惜惟蕭然桐棺之歛且重以錦衾之華生死一情俯仰千載獨恨德星之輝映乃從喪禮以周旋誰實爲之我之懷矣致芻而去愧莫陪高士之風折梅

以前其敢廢驛使之敬

代長姪賀親家劉如心二月一日生

山林安隱體候勝常稱壽詩來未許淵明之止酒渴疾愈方戢貪書至乃姪言官

更勝不妨安石之評棋座添佳客之玄談夜課諸郎之吟卷門多清事里合頌聲某莫別塵紛敢以書賀二分春在海棠開燕子來千載心期蟠桃熟青鳥至

回姻家劉敏求餽歲書

昨修禮曠旋沫書勤歐陽子謂誰衆指東家之近眉山翁餽歲一超南俗之高蓋投桃而報瓊猶種黍而吹律迺若頌稱之過敢陳休戚之同雖載陽又將重於攀號敏求哭父之二年而五服且見欺於老大宗姻交變涕淚相仍又減一年追恤屠蘇之我後相看萬感不知門帖之誰春問候何如加餐可矣

回劉如心惠姪冠禮



來書與長姪成已賀其弟祐孫冠祐孫乃如心婿實未冠而成已且不在家遂爲代回

伏辱深情嘉惠長姪謂其弟冠枉一紙之甚榮使此子才豈三加之敢後要亦告者之過徑累使人之來第持家既拜於袞褒則成人或望其他日至於侈貺敬用循墻固知卻之不恭其如受之無謂知我有素察其無他癡叔無知安有阿大中郎之訓愛女所託終慚天下男子之求永賴提撕庶增造就

代劉親斯行賀廬陵宣差自燕馳驛持酒至洪省且聞將得士選

肅將使轡寵賜台垣宮壺持雨露之香取知當道官府列神仙之貴佇拜除書聞絃歌過鄒魯之邦談劍氣友燕趙之士平生偉事萬里奇觀某喜逐旆旋敢先書賀親友芳年樂京國况際明時富貴晝錦歸故鄉益期遠躋

答樞塘劉公榮招飲

望龍門於當世幸托通家遭鴻濛者謂何意疑忘我愧尙稽於擁篲驚或報

於招旌惟君子淡交是宜脫略邊幅之表雖後生可畏何足位置俎豆之間  
感召命之孔嘉覺歸心之殊劇瞻言竹下尙當效王子猷之來笑指梅邊或  
可預劉公榮之飲

公榮晉  
之刺史

皇慶癸丑三月三日癸巳邀宗族親友於吾汝亭西塘臺山社壇下泉

### 上修禊

會稽山陰一詠一觴昔正當癸丑之歲長安水邊三月三日今况符上己之  
辰此天時千載之遭逢可人事一朝之蹉過宜修禊典稍紹宗風惟吾汝之  
雙泉對石門之群岫可臨流而泛酒可登高而賦詩敬邀合志之親朋以及  
同宗之少長卜晨飛旆及暮旋車抱琴館下之儒生無復遺音之想

韓文上  
日太

學一儒  
生彈琴

學射山頭之仙子當有御風而來

坡詩註

### 代劉學村索鄰館雞酒

乙未徙寓青原羅吾所劉學村處吾館一日胡子巖來聞隣館段止

水訓讀南陵叙別胡語村以帖挑之云聞君烹雞酌酒諸友富不速  
余語村我輩雅戲當以文字且段厚訥一笑必不速既而信然村不  
堪余諂乃泚筆伸紙余前日請爲段作君房一笑余放言勸村効以  
師服代書胡一見獨取其專意於非酒之酒不雞之雞而子巖已矣  
段亦久棄人間俯仰今昔聊著其本末以示兒孫云

偶從諸子誦南陵呼童之章誤辱明公動北海對客之具嗟唱籌罍非實餉  
而畫餅何自充飢况聞梅林之言渴當自止如過屠門之嚼快實何從悵口  
腹之累人乃聲音而求我不妨想像相與模糊吹水添金杯舊狂未減見卯  
求時夜有意速來

代學村再往段止水

自憐暮景稍事老饜持螯執杯有懷雅趣烹雞酌酒忽聽好音故於同聲同  
氣之求而有既醉既飽之望從而氣槩豈不風流武城聞歌往聖具牛刀之

戲青州從事大賢有鳥有之吟皆嬉笑以爲文何暗鳴而盛氣見卵求時夜  
本亦寓言如羸與螟蛉不妨說法

代段止水回復學村螟蛉之譏

撫景高歌有人妄想烹雞酌酒我本託之空言失鹿怨蕉君乃以爲真夢可  
憐謀食且不知幾平生公榮坐視嗣宗之飲千載郭泰肯分季偉之甘見可  
欲且不動心何過耳而求充腹得已則已不然必然舍名教而弗居夜眠褻  
下知非義而不已月攘隣家惟此是圖充子之腹

代學村往報段止水月攘之誚

某貪饕易改刑忍難逢酌酒烹雞縱模模糊糊愛屋及鳥宜礪礪落落非買  
貿然之來者何訑訑然而拒人子瞻二客之遊婦發藏而魚酒備元伯千里  
之約母爲具而鷄黍供曾謂丈夫不知汝子旣無意陽關之勸乃教以月攘  
之非鵝雖變鴨頭賦質已定鷄不爲牛後遺臭奈何

吾汝蒙卷之八終

吾汝藁卷之九

題疏

王宗約干作屋

平生慕陳仲舉一室茫然他日求杜少陵萬間安在此曠世之所通患豈晚節而可迂疏惟安成之文獻不乏人而瀘溪之節義著於史儒有宗約公之嫡孫皇皇乎往教之勤忽忽乎無家之念謂堂構弗克奉其先志可宗廟無以示其後人牛山之木瓊林蟻封之地金埒每謀束手於是贈言蓋因厄通有無者守道之權而假託事俯仰者習俗之壞既處約而安素分必棲隱而非吾慮此不痛心焉用取友且所至高弟篤青青悠悠之義其可使吾師賦脩脩翹翹之詩不吝周旋當有興起儻得輞川之勝地願共知己者遊既還河汾之先廬富有濟世者出

爲前朝貢士朱則陽干買棺

朱君則陽年踰七袞時制茫然生死相處情當有憫

種東門櫝而爲櫬計已失於初年指牛山木可以棺事難期於他日彼引囊而窆者曠於禮而荷鍤自隨者儉此情爲此惘然傷哉貧也瞻言古道猶憐天寶遺民之漸稀豈有仁人不念咸淳貢士之垂盡矧歷歷交遊之舊重悠悠休戚之同信不棄其平生乃可謂之知己不慚誤活生前但遇桓荊州儻得全歸身後無煩劉長史爲善最樂圖報安能

爲族長順軒于族人整屋買壽木

杜陵庇天下之寒用情迂遠鄒湛瘞瓦中之骨談夢誰何念此同宗遺吾一老得年七十悵時制之無從有室數間歷年深而欲壓傷哉貧也念此惘然旣生無以庇其子孫而死亦必累於宗族略推感激即慰淒涼使數世之斂廬晚無所患且八尺之遺體終有所歸圖報安能爲善最樂

安成南玉荆山通濟橋化脩

茲橋前朝玉荆山劉永州所建岸移橋壞三址僅存涉漲履冰過者  
良苦欲謀興復敢告有緣

玉荆隔衣帶水題橋記五馬之歸砥柱成巖瀕堆遺址幸三羣之在物不盡  
化時有富興此四方通達之途在萬國朝覲之內省符憲轡之晝夜商車宦  
轍之歲年每兼程而患遲乃臨渡而莫渡今欲買田協衆力以謀其復先須  
築菴延上衲以司其圖如畫江山開風豪傑長鯨鐵索翻江面如行天上之  
玉京野店山橋送馬蹄不是人間之略約川靈有相聖壽無疆

東界渡化修菴屋

造舟爲梁東界渡已成平陸買田築室西方教可託千年蓋旣絕而不絕者  
惟空門爲然而補敝不待敝者必專職是務至於氣數之感召每觀基業之  
何如故瞻橋瞻菴瞻長年千畝地但覺其不足居佛居僧居過客百間屋未  
見其有餘顧我江湖豈無豪傑或倡義割膏腴之壤或聞風捐土木之資言



報若欺爲善最樂秋霖夏潦歸關鍵永無人涉叩否之憂晨鐘暮鼓羅幡幢  
長頌海晏河清之盛

北直觀渡化修橋菴

北真故宇有胡忠簡所記碑南面長江是徐神翁飛渡處未能紹真風以度  
衆厄何忍見病涉之當吾門雖造舟爲梁已可十年之計必買田築室乃爲  
千載之謀主之者以指天自誓爲心予之者以濟物利人爲念或慕義割膏  
腴之壤或聞風捐土木之資言報若欺爲善最樂坐閱瓊田三萬頃風定垂  
虹之波何須簫月廿四橋天近昇仙之柱江山偉觀鐘鼓清時

東界渡化修江樓

濟世金仙已現迷津之舸艦凌空劍客尙瀕近水之樓臺既諸少爭欲相成  
則萬間行見突兀使風帆雪棹者於此息使霜車雨笠者有所歸豈無據胡  
床而專談詠之高會有感吾土而賦江山之美携笛弄月色呼酒聽漁歌何

必跛男子而從橋之安既臻厥盛於是病維摩不服藥而愈請底于成

東界渡化脩浮橋

問東明蹴魚鼈徑渡何利已不及衆生待相如擁駟馬歸來須化水如行平陸惟東界之古渡亦西江之上流省符憲轡之通行府檄州函之交傳宦遊雜逕商擔纜紛雖好義者世修利涉之緣奈趨程者日有待濟之苦况姦民而鬻渡每諧價以妨時惟客子以征宵徒臨淵而待旦顧未能鞭石夷險豈不可造舟爲梁然非買田植生財則無以修其壞若不築菴延上衲則無以世其功既非咄嗟可成當有豪傑者出儒有編竹濟物遂居三公位之高佛說作橋度人當在八福田之上川靈有相聖壽無彊

題修浮橋

廬陵安平鄉土名浮橋頭

野航受兩三人絕憐待渡徒杠成十一月可更後時維西江之浮橋頭如活

溪之鉄爐步波濤浩渺曾驚魚腹之魂晝夜往來半是狐疑之客緬懷舊貫  
重起浮梁虹板堂堂著脚如行平地蟻封歷歷舉頭便是青天為衆因緣有  
大福德

安福縣靈祐廟壬子火後題修

灾由天數 神像巋然

德在人心 廟貌如故

日月且有蝕之時莫違數厄神明不敢愛其舍用殺天威此安成靈祐之祠  
接大守官民之屋赤標已接黑風遽回消此百年之灾前八十年曾火僅及一闕之

市止焚一市兩傍皆救之非徼福不至於此則圖報其將若何豈有殞身衛國之忠廟

貪可闕靈王三世沒于王事豈有起死回生之造尸祝無從病者求水飲之即愈興復規模憑仗

衆力幸存舊像重瞻當日之羽儀行受新封永謝前朝之冠冕宋代所贈冕衣皆已焚化

王居有偉聖壽無疆

青詞

先母薦修

代康氏婦  
力疾強作

重念先母親劉氏少日持家晚年受養勢難全於物命事或忤於人情然以平生謹持厚意渴者飢者凍者死者濟涉者抱苦可憐飲之食之衣之殯之方舟之隨力所到下以信於閭里上可質之神明欲求哀矜豈容隱默如聞地下纏綿之獄專糾生前故誤之愆雖幽冥殊途不敢究言而母子至情豈可坐視累伸薦拔莫救何如伏望

天慈俯矜臣悃勅冥司而考察逝魄之生存大過倘有寸善或錄乞准除於黑業俾早離於黃泉其或罪多願以身代即祈誅殛少謝劬勞母嗟予季之情捐身報本天有好生之德頓首祈哀

行實

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劉氏孺人事狀

先君子槐坡先生姓王氏諱希准字同甫第行九五世前居吉州安福縣中鵝鄉策名里之汝源曾祖諱廷字彥直第行十六祖諱忠改字君德第行三十六父諱朝用字淑行第行四十五先妣孺人劉氏第行十六娘本縣欽風鄉吉村嶺下劉氏曾祖彥直祖君德父淑行妣劉氏汝源王氏派出江左至南唐司空平章諱懷之長子勳客遊過汝濱愛其山水因家焉宋南渡直敷文閣廷珪以直節辰州號瀘溪先生有文集行世事載宋史則勳之諸孫也汝族家教本忠厚敦倫誼科盛時與計偕者代不乏先父與先伯父希旦字明甫同氣同胞是爲先伯祖諱朝達字淑憲之猶子先伯祖早世無子以先父爲後初居汝源東至先伯父徙卜其西瀘邊先父雖出繼而兄弟共三世未分之伏臘沒齒合巹奉母以孝稱祖母彭氏失幼子得心疾劇每見里嫗即推食以授之又不欲使子婦知先伯父先父先母隨所欲多設任所與先父才多超邁偉風儀暢音吐慷慨有大志多聞強學讀書一過成誦

平生所著述必宿於理經兵火散逸惟人道易知集擇經史孝弟格言易知者以訓里俗其書今存少年試舉子不利又學孫吳慕陳龍川辛稼軒之風先伯父好恬退謂先父曰弟有用世之才可行四方吾奉重闈當不離於一宿教子姪不至廢墜弟往無憂也於是挾策干時相歷諸闈既不合他日蜀閩余公玠求士於左臧彭公師尹師尹首以居士及廬陵羅子開薦居士曰人之樂有子者送老扶病耳昔吾母康強遊而不遇今母病不可離方寸一亂進未得爲忠退已虧孝遂力辭不就左臧子方迥丙辰魁蘭省秘書與居士爲貧賤之交及校文省闈病卒居士聞訃曰故人廉貧又無子喪何由歸不遠二千里匍匐至京師護喪歸助理喪事居士雖剛介族里親友有未善面責不貸然酬接藹然與後學言必先倫誼齎不倦間有爭競者必委曲消釋嘗謂父子夫婦之間天理稍晦亦或微忤况情分既遠氣稟不齊者乎族有喪親爲歛容主喪事饋粥飯不以富廢却酒肉計日有差不以服盡年

少廢哀臨則踈者少者亦三日宗族至今守之丁卯大比先父携諸兒試漕闈族子慶亦待試每歲試闈爭排競進有躡死者慶適患背疽欲無試先父曰三歲乃一試汝父老望汝切汝力疾吾當護汝及期先父舍諸兒而從慶凡三日身爲障抱出入日爲謹醫治以愈其年慶薦焉先伯父先父力雖不及中人而拳拳奉先志竭力行善每歲約所入半給公私半以行義渴者漿病者藥死不能舉者棺凶年倡率平糶過客之艱苦姻族之灾患纖悉罔遺孳孳不倦奉兄如父候問寒暄所欲真有司馬溫公兄弟之風先伯父性寬和與先父適相濟遇事拂意憑怒甚先伯父一言即改容先伯父於儒書外尤好外方醫藥百家之書先父廣求所未見者以奉每食必待先伯父方舉先父沒先伯父遇食輒哭曰吾對食者何往獨食何爲輒廢食哭弟哭聲悲痛不可聞聞者爲之墮淚蓋哀之三年悒鬱成疾暨喪終則先伯父亦逝矣先父三子皆先伯父先父更共教督長元長挾書遊沅湘衡陽宰趙平仲器

之聘至與其子講學辟權石鼓山長次方升先伯父螟爲子宋咸淳癸酉中  
漕貢季應梅咸淳甲戌補中太學將行先父戒以詩曰壁流天下士取友戒  
荒嬉家國關身重鄉山得夢遲子行雖不惡我老自堪疑莫似遼東鶴悠悠  
不可期其後若讖云蓋應梅趨京後先父病且革先伯父問曰弟何言先父  
曰弟生長老死太平無康節之德而有其遭平生父兄之教小過不免而大  
節不敢失惟母喪未葬事兄未終義學未成三事遺憾耳又問速季子歸乎  
先父曰弟覺去期急速歸亦無及况初至天庠勿即撓之待我死後遣報則  
參學事異矣曰季子萬一不及訣當何以教之先父曰是子稍自有立志但  
患其過無成則已成則當念姻族閭里縱不能爲之利慎無爲之害於是枕  
中取詩二章授之兄曰弟初得病知不免寫此欲寄無便幸及其歸示之其  
詩曰汝水寄季子也汝水湯湯兒行錢塘匪行錢塘遊于帝庠父母白髮男  
兒四方豈不念季送之遠翔季也念我戒于荒唐湯湯汝水季也閭里兒惟



無成成則惟理邦家之光鄉國之庇不得誦稱罔俾尤懟山川生人常有恨  
悔心術之正家教之嚴蓋宋德祐乙亥正月也病雖亟不亂日與宗親傳觴  
歡笑劇談平生若將永訣朔旦後每偃指計日至初四日則又偃指計時至  
午時數問家人及午否家人不以實對頃之見執午饌者過焉即起正衣冠  
坐急請兄至相目而逝次年則世改矣孺人劉氏世儒家相先老起家先考  
下世諸孤哀毀甚母教曰汝等不幸孤汝父好義而力不逮汝輩能勉之即  
無負矣乃命元長方升持家事禮賓客命應梅應門戶衛鄉鄰於是渴漿病  
藥死棺荒糶一如居士在時至產乳之貧者施米肉酒藥鄉隣貧老七十已  
上者歲給一綿衣收養道路遺孩里近小渡設橋大渡作舟更革以來兵寇  
殺虜焚蕩何所不有而應梅恐負先訓委身犯難密護旁維使暴吏不敢加  
過卒不得橫盜賊不得肆其暴丙子丁丑到今三十年田廬生聚若未經離  
亂者則先親之所教也元貞丙申避盜州城歲適歎命不肖孤移粟以濟閭

巷及歸而里界安福永新廬陵飢人以千數於所居近南山鋤蕨本充食每聞里媪言食蕨者僅可充飢而穀氣不續困憊無力貧甚者雖求合勺屑爲飲不可得適諸子奉食進母却不食問故曰飢人不能屑米以飲將死忍獨食甘旨耶諸子即日載米登山視飢人肥瘠施有差米盡又轉糶爲繼如是彌月又碎米爲粥置通途聽其自取賴以活者不可勝計或孳死者又給棺以葬事聞有司獎而不理癸卯春母病革時雪凍連旬應梅以藥進母曰汝家汝族未見其有年近九十者造物所賜吾年八十六矣更服何藥雪凍如此汝以市藥資略濟鄉鄰缺食者吾死不恨應梅如言計戶贈粟病亟問所欲言母曰自吾歸汝家家道貧薄汝父汝伯父奉伯祖四十二長者意隨力方便我有金釵一嘗於東家質錢以助泊汝父兄弟力稍紓濟稍厝汝輩享有今日皆汝祖父一念之積恨年來避寇城市此等善事多已間斷汝輩不協力爲之何以遺後嗚呼身已不保而好善不變可哀也已孺人天性慈祥

內行淑謹事長率下動以禮法姆儀婦道族里化之每教諸子崇師取友以故賓客至無虛日仲子方升留心方外不嗜殺每聞孺人戒雞黍輒拜曰此子婦職耳願母勿涉傷物事先母雖領其意而亦不能已也晚年閨內事任子舍然猶喜總其概方升又以爲言則曰我自安此不爲煩應梅每探其意則取不勞心而可寓目者請蒞焉即喜見眉睫諸孫環侍常謂古訓子孫宜守之不忘孺人沒以大德癸卯二月八日鄉人哭之如母至三日服成時雨彌月會弔之日特霽弔賓數千人弔止雨如初泊營殯室適霽運月窆後則雨雪大作鄉人以爲善念之報故邂逅之巧若此居士生嘉定丁丑九月初二日德祐乙亥正月初四日沒得年五十有九孺人以嘉定戊寅九月十七日生大德癸卯二月八日沒得年八十有六長子元長次子方升出繼皆前孺人卒女四人孫男十曾孫男七合內族外姻曾玄六十餘人先父葬以今年月日合葬于居士生父四十五長者之墳長者性篤厚每一言

一行鄉人取以爲法族里有爭率有直焉得一言無不悅服者每臧獲有過必三犯乃加責仍先諭所厚者使及略懲即勸止每課兒深夜讀書見執燭者假寐卽令先就寢曰此亦人子力單而急義鄉人稱爲長者至今諸族元日之聚拜婚喪之扶持秩秩可觀比他族爲盛者其禮節皆長者所定今述先考妣言之槩而及此者亦居士之志也

年 月 日孤哀子應梅泣血書

吾汝藁卷之九終

刊

行

吾汶藁卷之十

附錄

大明一統志曰宋賢王炎午安福人名鼎翁爲上舍生會天祥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鼎翁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汶藁

劉詵先生保舉梅邊先生狀

說號桂隱  
吉水人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明時薦舉賢良少見一鄉之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臺切見前太學生王炎午身脩美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也有寢苫枕塊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於儒生武事優通屢削平於寇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慕於仲連雖丘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以應

詔是謂蔽賢爲此保結關請申上以備擢用允爲相應

劉誥先生祭梅邊文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甘旨盡權如曾參閔子之以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苦塊飭粥如王裒徐積之廬阡其爲兄弟也如連璧奇木千載而不分其從氣類也如長風健翮而縱高騫其用武則力足以任鄉里之保障藝足以興乎原野之橐鞬其爲文則精者出寶劍於千鍊粹者縱春濤於百川賴以排難者以之爲壺於中流待以舉火者以之爲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爲戰國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爲山澤之臞仙人方縱侈公胡爲淡服而疏食人皆行樂公胡爲晝忘食而夜忘眠蓋其可知者已見於斯世之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敢以妄言嗚呼公年不躋於上壽而凶傲或至於耆臺公位僅發於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傑而不見用於天下吾亦不知彼蒼之曷爲其然誥少而聞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未多貴情好於一日每暫離而卽書常少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非悠悠之論交

觀勢利以疏密公昔初疾吾往候公公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就安每報卽喜於公何益心則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雨車淋漓握手忘言蓋入城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先急乎友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闊曾不旬浹而公貌之不可復覩公有令子雖死不亡獨風流之永絕增鄉國之盡傷公魂何之公柩返鄉倫斯文之足慰尙彷彿於一觴

王炎午忠孝傳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直學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汝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勸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



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任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年靈龕設遺像嘗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且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爲跋燭所熱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守孝忱尙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飧大事未終一疾其可若使夫人之尙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卽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羣言鼎翁復書曰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不能自己徬徨莫知所爲暮年雞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

未忍者肥甘之謀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充其篤孝純至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獨全於一人非得於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於忠孝誠爲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於臣子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俎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於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卽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卽鼎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於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

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尙進之云時

正統丙寅孟冬望日同邑後學李時勉書

讀吾汶藁

予舊聞有此書今始得見而讀之王梅邊先生英風義槩凜凜可想  
宋末有士如此作育之效見矣撫卷感嘆因成一絕用發其意

養士恩深士氣豪豈分廊廟與蓬蒿梅邊節槩秋雲聳直繞文山萬仞高

國子祭酒三山林瀚識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爲梅邊  
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  
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太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  
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

先生沒慟至嘔血幾絕乃蘇既葬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苦草爲腐  
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果今宰木已拱言  
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  
華所居曰永思然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所  
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  
蓋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  
慕者於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  
則孝子之永思不旣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  
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孚遠名敬孫來遠名  
州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翰林學士歐陽玄撰

先祖宜山公遠居士墓誌

嗚呼不肖孤不天久矣七歲而哭父十歲而哭吾祖又五年始克奉吾祖以葬可無一言以誌其壙吾祖性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詩文援筆立就早從曾大父梅邊先生遊鄉校湏溪劉先生中齋鄧先生諸名公皆一見器重曾大父以盛德重望所至衣冠雲集吾祖侍左右候辭色隨所施諛必脗合親意閑居酬酢務娛賓姻結公上皆諧裕適宜父子兄弟誦絃觴詠自爲知己如是者餘三四十年歲大比兄弟非有故約赴場屋曰得失不計吾以奉親歡先廬火旋爲華堂曰非求自安吾奉親是亟以泰定甲子春曾大父寓城變故病竭力葬致哀水漿不入口者連日兄弟遵治命以宋國學生衣冠斂擗踊孺慕痛不可聞蔬食水飲不沐浴不鹽醯蔬果朝夕奉几帷上盥漱茗膳如生終三年纍然骨立苦塊爲腐又用曾大父歸來阡意不忍圖身富貴置親於遠卜葬屋東廬墓禮如在殯事曾祖母益盡其心進甘旨候安否無一日懈歲租得泉券必以奉惟所用辛未秋丁艱禮喪兼盡如居

曾大父及先父棄背吾祖報服除期勗小子于成年短於心哀哉吾祖自親喪以來至沒十六年間服縗經者過半雖免喪衣不帛食不甘花時月夕非對客常孤懷憂處恓悵如失少壯皆盡生孝之日衰老皆盡死孝之年古人所謂純孝非歟先是當路公論擬以先祖再世孝行聞謂宜旌表吾祖以爲事親人子分內事且吾親生不求聞死而聞之非親意也力止之曾大父嘗造東界渡浮梁濟涉買田築菴以爲永久吾祖一奉先志歲必修葺無替平昔所爲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諱留孫字宜遠曾大父長子也娶劉氏諱詢壽同邑叢桂劉克齋之女生前至元十五年戊寅六月二十五日以至大三年庚戌七月十三日先逝初葬欽風鄉南社背子一諱壞中字德彰娶賀氏女一淑靖適劉堂孫一即小子開玄也生前至元十六年己卯十一月初十日歿後至元五年己卯九月十七日若世系則有桂隱劉先生所爲曾大父行狀曼碩揭太史墓碑在至其不朽則擬求當世大手筆以傳茲姑述其近似

焉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蓋自能言侍祖訓知其彷彿長得之諸叔祖師友之教云卜以至正三年癸未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辛亥遷祖母之喪合葬于欽風鄉之南藏領山午丁向子癸嗚呼小子非吾祖無以至今日泣而書于壙尙忍言之

承重孫開玄泣血百拜謹誌

圭齋先生所撰八世祖宜遠永思菴記先達附之於吾汝藁久矣時未知有誌也暨嘉靖己丑冬墳被殘傷重加修理幸因而又得其誌於塚仁孝畢具而記之所謂廬墓者亦在焉是敢用併附之俾論世者庶有以得其實云

八世孫宗之頓首謹識

跋吾汝藁後

右吾汝藁若干卷宋季梅邊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

邊最後更名炎午安成南汝源里人也世敦詩書崇孝弟至先生博學雄才尤爲當時所推重咸淳甲戌補太學生丁父憂家居又明年而臨安陷矣迺持牘謁文丞相勸其盡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募淮卒叅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留置幕府已而以母病請歸未幾而丞相被執先生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自是杜門却掃益肆力於詩文乃更其名并名其所著曰吾汝藁皆示不仕異代之意也其藁在元初諸名公多有序跋後遭兵焚遂致散逸聞有傳錄其一二者皆殘編斷簡豕魚殊甚先生之裔孫華嘗游郡庠恐其愈久而愈訛也迺繕寫鈔梓以垂久遠又取楚國歐陽公揭文安公所著序跋冠於首復屬宣識其後嗚呼先生之文歐揭諸公論之詳矣小子安敢置喙於其間哉惟其更名與所以名藁之意則未有及之者故特著之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華能表章先生之文其亦王氏之佳子弟歟宣先生鄉後進也私家相去僅二十里先



祖母先生之族子也而先姑又歸先生之六世孫若瑜嘗拜墓下及觀先生廬母墓之遺址高山仰止非一日矣今得託名於文藁之末豈非幸哉

弘治辛亥正月人日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翰林學士修撰太子諭德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吏部左侍郎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里晚生劉宣頓首謹識

題跋吾汶藁後

鄉先達汶源王鼎翁先生名應梅鼎翁其字也宋季時以明經補太學生尋以父憂母病家居日時不可爲矣遂更名炎午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文學德行兼備者也其邃於文學則有吾汶藁文安揭公圭齋歐公序之其優於德行則有忠孝傳古廉李公時勉譔之其宋賢之名又載

大明一統志書嗚呼先生雖死猶不死也先生去今二百餘年而文行之名

彰彰在人耳目世豈多得者耶其裔孫華字懋確讀書學古慮祖善晦既采  
集先生散逸之文彙爲一帙謁大司空劉公紹和序之將鐫梓以傳尤汲汲  
以先生未得與從祀之列爲慊而古廉李公於忠孝傳末亦深致此嘆噫先  
生文章有藁忠孝有傳殆將與日月而爭光貫金石而朽祀不祀何憾焉  
然盛德不祀實爲闕典以此華等力請不懈弘治辛亥冬蒙臺省諸公可其  
請而提學僉憲黃公仲昭尤力贊之乃舉先生從祀於本縣鄉賢之祠自是  
先生得與吾邑諸先達聚首於一堂論心於千古又得與信國文公肝膽相  
照於百里之內亦可謂盛矣吁隱於昔而顯於今豈亦有所蔽而然歟天下  
公論有在亦有終不可得而蔽歟抑潛德之幽光待其人而後發歟華等是  
舉也上有以昭

國家之盛典下有以伸先生之屈志又表吾邑之多賢一舉而數善并晚生  
末學不足以知先生者特缺

跋重刊吾汶藁後

族祖梅邊先生平生詩文無慮數百篇自元季兵火族之譜牒遺墨散棄幾盡至宣德閭里人撤復壁僅得是錄豈特全牛一毛而虫鼠嚙蝕之餘加以謄寫之謬庀觚錯簡郭公夏五殆不成誦而初刻者以未讀霍光傳竟踵訛以入讀者病之予繼博采善本及凡錄有畸篇單牘皆集相參訂多歷年所乃始可誦而慊者或寡竊謂公之學之博才之瞻文行之卓異歐揭二公及諸前哲發之詳矣但論文不計其有益於風教與否而惟奇是尙則譬之寶空青赤箭而賤布帛菽粟矣果何補於民生耶公之文味其古道盛心其五典可叙夫豈世之嘲俳滑稽如泥車瓦狗同一戲劇而何關於世教也哉儀曹姪偉閱之欲以壽棗故敬題以畀之

正德二年三月朔日裔孫懋再拜謹書

書重刊吾汶藁後

右宋廬陵王先生集九卷弘治辛亥先生八世孫華嘗刻之於木後華之族弟懋復加叅攷正其譌舛始爲完書南京禮部主事偉於先生爲九世從孫近得懋所遺本其中表弟知六安州劉君天澤見之爲重刻以行劉君以予進士同年而禮部亦同年也俾有以識之予少嘗閱文丞相集得先生生祭丞相文讀之毛髮竦動以爲先生忠義當不在丞相下今而得覩其文之全豈非幸哉第惜夫先生丁宋季之衰所抱負者鬱而不施而止於一太學生也雖然言者心之聲士之識也昔蘇文忠公謂諸葛武侯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蓋不必博求武侯之文而二表固足以盡之矣先生文之祭文公者傳於天下後世人誦習其言仰之若景星靈鳳則先生之文不在其多而況有集如是者哉王氏叔姪之章顯其先劉君之好賢以成其志皆所以爲忠義勸也抑聞之文公鄉有特祠當時督府之士多俎豆其間而先生乃獨不與顧非一闕典耶因識先生一集故併及之

正德丁卯十月十有七日承德即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蘇臺都穆敬書

吾汝藁卷之十終

補遺

沁園春詞

從宋遺民錄梅邊  
集中補鄧 實記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奈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  
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  
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  
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攃一笑且醒來盃酒醉後盃茶

書王梅邊遺像

從宋遺民錄  
補鄧 實記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真可與天地間風  
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爲信國左右  
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皆以信國牽聯挂名於宋史則先生  
之志知者鮮矣豈不哀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爲  
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繇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

下有能觀先生風神者尙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抱節終蓬戶殘生是宋人逃築吾在汶隱德爾完身澗水長懷潔山花不肯  
春誰哉是真契土室一曩臣

光緒丙子讀吾汶藁作此詩

東孫記

跋

丙午冬予友山陰諸真長贈予以王梅邊吾汶藁舊鈔本一册云  
甲辰夏三月得之於南昌市中蔡公闈先生舊藏本也有公闈題  
是藁詩一首手蹟附于册後予昔讀宋遺民錄開卷卽見梅邊公  
生祭文丞相文凜凜有生氣久欲求得公全集讀之顧公生平著  
述甚富皆有關節義原藁自元季兵火已散軼至明宣德間里人  
撤複壁僅得是錄後弘治辛亥其八世孫華始刻之於木及正德  
丁卯劉天澤復重刊之自明以來又復經桑海刊本亦不傳茲鈔  
本係從刊本錄出然紙墨黯淡當爲百年前舊物可知當時刊本  
已寡故昔人之寶愛先民遺集者乃不惜耗精力以鈔之留爲副  
本不謂此百年後刊本已無而予反得藉其副本復以鈔而行之



也於此以見忠義之氣其在天地間不容一日泯矣公自宋亡後  
義不仕元故更其名曰炎午名其藁曰吾汶讀公集者見其名當  
卽悲其志至其奇文壯采才雄而氣古固自有可傳者集後補遺  
書王梅邊遺像一首原藁無目附於望祭丞相文後今從宋遺民  
錄重錄於後并載其題以備考焉戊申二月順德鄧 實跋

光緒戊申三月初版

吾沒藥

定價洋三角

原著者 王 炎 午

印行者 國 學 保 存 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發行所 國 粹 學 報 館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0

171230